



春秋左氏傳評林

林註
七

2805
15-17



門 0118
號 2805
卷 15-17

左傳評林

音註全又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二十一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父原本

梅谿 林堯叟唐翁

日本播州奧田元繼志季父輯著

魯成公六

成經十七年

經十有七年丁亥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括衛成公曾孫

陳傅良王人未有書一卿者書一卿皆與伐也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蕪輒書同盟鄭叛也齊晉之盛天子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柯陵鄭西地言同盟尹單與盟之辭也

之大夫會而不盟尊周也柯陵之會

秋公至自會無傳○齊高無咎出奔莒○九月辛丑用

尹子單子始與諸侯之盟自是習以

郊無傳九月郊祭非禮○晉侯使荀瑩來乞師無傳將伐

為常非禮也李廉春秋書用有

鄭○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

用幣用牲用甲賦用鄭子用致夫人

鄭○十有十一月公至自伐鄭無傳○壬申公孫嬰齊卒

皆不宜用之文
孫復鄭與楚比周
晉厲三假王命合
諸侯以伐之而不
能服伯國不振可
知也

同上君之卿佐是
謂股肱厲公不道
一日而殺三卿此
自禍之道也誰與
處矣故列數之以
著其惡

傳十七年
補注傳見救晉不
始書之今案凡書
救皆謂直救其國
都或伐敵則書伐
以救救而侵焉但
書侵侵不足言救

陳氏於此義過
矣杜云從告亦非
後倣此

汪道昆晉侯使人
懼禍至此不何
待

魏世倣國勢左張
無故祈死非平日
功名權勢之念淡
然無與而忠君愛
國之心篤摯不釋
安得有此

沈澤民人之死有
命安可速哉然則
變之卒適與祈會
非自殺也
按字典云自裁自
殺也
王荆石國母穢行

于貍脰貍脰地闕○貍力
○十有一月丁巳朔日有

食之無傳○邾子貍且卒定公卒宜公輕立○晉殺

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楚人滅舒庸

傳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虛滑晉一邑滑故滑國為

秦所滅時屬衛北宮括救晉侵鄭侵鄭以救晉也至于高氏

鄭邑夏五月鄭太子髡頑侯孺為質於楚侯孺鄭太子

故使一子為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戌鄭楚使

以備○孺乃侯反質音致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鄭故假木

子之威周使自戲童至于曲洧自戲童至于曲洧自戲童之地伐鄭

戲音義附錄晉范文子及自鄆陵范文子自前使其

祝宗祈死祝宗人皆主祭祀曰君驕侈而克

敵言晉厲公本自驕是天益其疾也驕侈之疾也難

將作矣言晉之禍難將愛我者惟祝我言愛惜我者

使我速死願神降福無及於難無及於晉范氏之

福也此則范氏六月戊辰上變卒傳言厲公無道故

乙酉同盟于柯陵見經尋戚之盟也戚盟在

楚子重救鄭晉伐鄭師于首止楚子重師軍諸侯還

齊慶克通于聲孟慶克慶封父私通于與

婦人蒙衣乘輦慶克亦為婦人服與婦而入于閔閔巷

鮑牽見之鮑牽鮑叔牙曾孫以告國武子鮑牽以

閔音見慶克蒙衣乘輦其事告

宏

臣子所請言即鮑武子召慶克而謂之國武子在慶克而慶克久

不出慶克慙於家故久而告夫人而告夫人孟子曰國子

謫我謫譴責也慶克言夫人怒聲孟子聞慶國子相

靈公以會國武子相齊靈公以會高鮑處守高無咎

齊處守及還公歸將至閉門而索客高鮑

鮑將不納君以高鮑閉門索客而立公子角角項公

鮑將別立國子知之國子知之國武子與秋七月壬寅別鮑牽

外奔莒高無咎高弱以盧叛弱無咎子盧高氏齊人

來召鮑國而立之鮑國牽之弟文子也齊別初鮑國

去鮑氏而來先時鮑國去齊為施孝叔臣鮑國為施

施氏上宰施氏上匡句須吉匡句須亦施氏家臣施

氏宰有百室之邑施氏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施

行典故以百室使為宰為施氏宰以讓鮑國匡句須

之邑與匡句須使為宰為施氏宰以讓鮑國匡句須

而致邑焉且致其邑不受施孝叔曰子實吉施孝叔謂

實得對曰能與忠良能與忠良吉孰大焉其為

大於鮑國相施氏忠相家宰也鮑國為施故齊人取

以為鮑氏後故齊人聞其忠而取仲尼曰仲尼聞鮑

莊子之知不如葵鮑莊子即鮑牽言鮑牽身居亂葵

卿而不言則奚以世其智謀不如葵草○知音智葵

忍以待之耳

經世鈔觀此則知

武子於狄仁傑宋

環猶賢矣

魏世倣國子乃無

一言何耶齊靈公

又出魯成下矣

補注凡賤者叛史

皆不書後倣此

穆文熙鮑文子思

施氏而齊召之以

為鮑氏後善長之

不可掩如此

按注冢宰之冢永

懷堂本作家左繡

云家訛作家補正

張天如蒙衣乘輦
耻孰甚焉鮑子世
卿而不言則奚以

正國矣雖以足不為病而仲尼履短之歟竊疑凡稱仲尼者恐左氏斷以己意而重言之使久信耳與稱君子同魏禧此決非孔子之言但及人之臨事最難自與豈國子即以鮑牽之言告慶克耶凡以入臨事告人者必須度其人之慎密乃可是故項伯封而曹無傷戮非忠佞不同所與之人異耳此言而忘反授人以算皆是一種粗疎君子漢唐後

猶能衛其足葵頃葉向月以蔽其根言鮑氏不能危行言孫以取則足之禍○冬諸

侯伐鄭夏未得志故十月庚午圍鄭諸侯國鄭楚公子申救鄭不書圍長

晉伐鄭師于汝上楚屯師于汝水之上十一月諸侯還楚救不成

退而初聲伯夢涉洹洹水各先時魯子叔聲伯夢涉洹水○洹音桓或與己

瓊瑰食之瓊玉也瑰珠也夢或人與己珠泣而為瓊瑰皆化為為珠玉○食音嗣

瑰夢中又淚下盈其懷滿聲伯從而歌之夢中又從

曰濟洹之水濟洹之水以下至盈贈我以瓊瑰或贈

瓊瑰再言歸乎必死之兆瓊瑰盈吾懷乎珠玉已滿

懼聲伯夢覺不敢占也不敢占此夢還自鄭及從公自

申至于狸脈聲伯至于而占之而占先曰余恐死且

黨人坐此正多若有體有用君子不如此

曰余得此故不敢占也故不敢占此夢今衆繁而從余今衆繁

多而從三年矣又過三年矣無傷也言其夢無傷於

言之之莫而卒聲伯以言夢之暮而死○附齊侯使

崔杼為大夫齊靈公使崔杼為齊大夫使慶克佐之使慶克佐之

圍盧子帥帥伐國佐從諸侯圍鄭國佐從諸侯

難請而歸國佐以難請於諸侯而遂如盧師國佐歸不入

國遂如圍殺慶克國佐疾慶克以穀叛齊侯國佐遂

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齊靈公乃與國佐為盟十二

月盧降高弱以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勝國佐子齊

氏之難待命于清清齊地齊侯欲討國佐故留其子

告于晉使待命于清為明年殺國佐傳

補注諸侯自圍其邑史不書

同上傳見所以不

孔尚典齊侯圍國佐先使其子出使于晉齊喜攻孫氏亦乘其父兄不在呂卻欲誅里克而先使不鄭緩賂于

秦古今欲誅渠首者必離其黨往往如是

王荆石勝則驕驕則淫侈而生亂范文字新謂外寧而內憂也

補注陳氏曰傳見殺大夫乃厲公之意故皆書國殺

左傳評林卷三十一

○晉厲公後晉厲公驕後多外嬖夫在外反自鄆陵鄆陵自

陵役歸愈驕後欲盡去群大夫厲公欲盡去晉之諸大夫○去上聲而立其左

右而立其嬖幸胥童以胥克之廢也胥童得嬖怨郤氏克之子

以宜八年郤缺廢而嬖於厲公幸於厲公郤錡奪夷

胥克故怨郤氏陽五田郤錡以事奪五亦嬖於厲公夷陽五亦得

嬖與長魚矯爭田郤嬖與長魚矯有田邑之爭○矯居表反執而拮之拮

也足械日拮郤嬖執長魚矯而拮其足○拮古毒反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與

魚矯之父母妻子同既事也矯亦嬖於厲公長魚矯亦得嬖

幸於厲公樂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鄆陵之戰樂書

欲固壘郤至言楚有六間欲廢之欲廢之使楚公子伐

告公樂書乃設計使楚公子伐晉厲公鄆陵曰此

戰也言此鄆陵之役郤至實召寡君郤至嘗使楚故言以東

師之未至也以東方諸侯與軍師之不具也苟筮佐

守郤嬖將新軍乞師曰此必敗郤至且曰此吾因奉

故言晉之軍師不備孫周以事君至欲因晉敗立孫周以事楚君公告樂

書厲公以公子伐書曰樂書其有焉言其有不然若

豈其死之不恤豈鄆陵戰時郤至不而受敵使乎

謂楚子問郤至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言晉君何不

使於周室而察其有無欲奉孫周郤至聘于周晉厲

之意時孫周在周故言○使去聲郤至聘于周公乃

使郤至往樂書使孫周見之樂書私使孫公使覘之

聘于周樂書使孫周見之周見郤至

艾千子瓜田李下君子遠之鄆陵之戰郤至見楚子必下而又受其遺弓本非待教國之禮此樂書得藉口而行諸也

穆文熙樂書之譖郤至其機甚深豈惟厲公即中主亦必惑之然方戰而受其遺弓亦郤至自以招之耳經世鈔即以已意譏人鐘伯敬其有焉三字隳狠極經世鈔譏人之雄此費無極諸人舉動也不宜出之于

百胥童夷羊五皆厲公將攻郤氏將攻郤氏將以甲士長魚矯

請無用衆長魚矯公嬖人請無用衆以攻郤氏公使清沸黉助之厲公使清

沸黉往助長魚矯抽戈結衽長魚矯清沸黉各抽戈結衽而偽

訟者偽若二人將訟曲直於郤氏者三郤將謀於榭二郤將聚謀於

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位所坐處也駒伯即

長魚矯以戈殺温季曰温季即逃威也郤至本意欲

一人於其坐位今矯等不以君命而來故欲逃凶賊為遂趨郤至遂

矯及諸其車矯追及郤至之車以戈殺之以戈殺皆尸諸朝

皆陳三郤之尸於晉國之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乃以

於晉國之朝○行音枕矯曰謂厲公不殺二子言

王制石胥童恐為殺欒書中二卿所害故請行憂必及君言二子必公曰厲公一朝而尸

經世鈔諸卿唯郤氏修亦無大罪未嘗陵逼厲公姦軌之言何謂也而又欲誅書偃盡其所忘亦毒甚矣五王不誅三思則又惜其不知此耳

同上矯殺諸大夫以報私怨而固私寵耳其力甚強其謀甚毒乃侃侃然為義理正直之言而又先機以奔狄姦人之最雄傑者

三卿言二子而殺余不忍益也我不忍又益以對曰長魚人將忍君人謂欒范言欒臣聞以臣亂作在外

為姦作亂在外在內為軌作亂在內御姦以德德以

故御外御內御軌以刑刑以治不施而殺不施德於

亂以德御內御軌以刑御內不施而殺不施德於

不可謂德不可謂御臣偪而不誅欒范偪君不可

謂刑不可謂御德刑不立德刑不姦軌並至奸軌並

臣請行去以避禍遂出奔狄長魚矯遂公使辭於二

子厲公使人辭謝於曰寡人有討於郤氏言厲公但

罪郤氏既伏大夫無辱胥童劫而

李長衡郤氏雖多
怒然君之股肱也
厲公不能正其有
罪無罪而用發幸
之計一朝殺三卿
又劫樂書中行偃
能無及乎
孫應鰲范文子智
士也伐鄭之舉三
不欲而厲公皆違
之先難以死志可
悲

大夫其復職位使二子各復其舊日職位皆再拜稽首樂書中行偃皆再拜
曰君討有罪言晉君討治有罪之人而免臣於死臣於
君之惠也此君之恩惠也二臣雖死二臣雖死敢忘君德
不敢弭忘樂書中行偃乃乃皆歸皆歸其私家公使胥童為卿厲公
乃使胥童代厲公遊于外嬖公遊于匠麗氏厲公遊于外嬖樂書中
行偃遂執公焉執厲公召士句士句辭士句辭士
辭不韓厥辭韓厥辭韓厥辭曰昔吾畜於
趙氏畜養也言韓厥少孟姬之讒孟姬即趙莊姬言
事在吾能違兵違去也言晉將討趙氏而厥去其兵
十年不與黨言此者明已無所偏助古人有言因述古人之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尸主也言牛

李于鱗楚既摧敗
而其餘烈猶足以
滅國使其得志於
鄢陵則毒被華夏
豈勝道哉故晉厲
之一勝而驕雖晉
之不幸實中國之
大幸也
補注傳見殺三郤
公之意殺胥童者
書偃也而經無異
文故皆以有罪發
例然胥童不以兩
下相殺書者實以
樂書中行偃當國
以國討耳經十
八年
蘇轍胥童厲公之
嬖臣也與厲公謀
殺三郤又執樂書
中行偃將殺之公

莫之而况君乎而况國君二三子不能事君二三子
欲弑之焉用厥也安用召我為○舒庸人以楚師之
敗也舒庸東夷國以楚道吳人圍巢道引吳人伐駕
又伐楚圍釐虺又圍楚之遂恃吳而不設備舒庸遂
駕邑釐虺二邑楚公子橐師襲舒庸輕兵掩襲舒庸滅之公子
不設戰附錄閏月乙卯晦樂書中行偃殺胥童以胥童
殺民不與郤氏郤氏多怨民胥童道君為亂厲公作
實開故皆書曰故春秋皆晉殺其大夫晉殺其大夫據今年書
道之故春秋皆晉殺其大夫據今年書晉
鉅郤欒郤至十八年書晉殺其大夫胥
童明郤氏失民胥童道亂宜其為國戮
經十有八年天子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傳在前

不許公使晉童為卿書偃既執厲公乃先殺童童雖道君為亂然書偃自是以弒君故稱國

經在今
大夫國佐國武○公如晉○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彭城宋邑○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築鹿囿築為鹿○已丑公薨于路寢○冬楚人鄭人侵宋○晉侯使士魴來乞師○十有一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杯虛杯地名打音江○丁未葬我君成公

高閔前此未有書築囿者是後略九年築即圍定十三年築蛇淵圍人君之示子孫也可不謹哉

汪克寬諸侯同心懼楚而謀救宋故書同盟傳十八年補注弒君者當國

赴不言賊名故書國以弒

補注陳氏曰傳言君弒所以不得葬穆文惠周子途中數語安人心消讒忌便見駕馭之才未幾而即逐不臣者七人又何果也君哉

湯若土悼公以幼弱之年初見諸大夫而其言寡不可犯諸臣之跋扈者安得不畏服也其復霸固宜

經世鈔晉惠公謂里克曰微子則不以此語便卑鄙所以不終

以車一乘言不以君禮葬厲公也古者諸侯葬車七乘○乘去聲使荀息士魴

逆周子于京師周子即孫周也時在周故使二子往周迎之而立之而立之

為晉君是生十四年矣於是悼公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

不及望外雖及此豈非天乎豈非出於天

抑人之求君抑語辭言人使出命也將安用君將使其君出立

而不從既立為君而將安用君如此則安用

呼晉二三大夫用我今日否亦今日不用

命亦自共而從君恭敬事君而從神之所福也臣盡

此鬼神之所福祐也傳言對曰諸大夫答群臣之願也君

其必有木所以能自固

三傳平大卷三十一

經世鈔衛獻公告
寧喜曰政由甯氏
祭則寡人急於得
國舉動錯謬所以
終致亂然如齊悼
公之對陳乞曰器
二不賈君之多難
無故而示疑蒙致
僖子之泣其不死
於僖子亦幸耳
五經類編晉悼公
朝于武宮武公至
悼公已十世昭十
七年晉中行穆子
獻僖于文宮文公
至頃公亦十世而
其官猶存則當時
諸侯之廟親盡不
毀者多矣

之所言乃羣臣之所願望敢不唯命是聽敢不惟君之命是聽庚午盟而入

悼公與諸大夫為盟而後入國館于伯子同氏館舍也伯子同氏晉大夫家晉悼公舍于

伯子辛巳朝于武宮朝于晉武公之廟逐不臣者七人逐夷

等不臣者七人周子有兄而無慧悼公有兄而無慧性此世所謂白癡不能辨菽

麥菽大豆也豆與麥殊形易別亦不能辨菽能辨故以為癡者之候○菽音叔故不可立故不可立

為君傳著悼公所以立○齊為慶氏之難前年國佐殺慶克○為去聲故甲

申晦故字當屬上句杜注屬下句姑從之齊侯使士華免華免齊大夫以戈

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內宮夫人官也齊靈公惡國佐殺慶克故殺之于夫人官之朝

師逃于夫人之宮伏兵夫夫人之宮恐不勝書曰齊殺其大夫國

佐棄命以國佐棄命而先歸鄭之命而先歸專殺專殺慶克以穀叛故也國佐

以穀叛蓋齊以罪討國佐故傳明之使清人殺國勝勝國佐子前年

國佐乃使清人殺之國弱來奔弱勝之弟王秋奔萊王秋國佐

○湫上慶封為大夫慶封慶克子慶佐為司寇佐亦慶克子既

事齊侯及國弱齊靈公召國弱而反之使嗣國氏使繼國氏之後禮也

佐之罪不及不祀故立其後為得禮○附錄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

朝厲公殺絕故悼公不以嗣子居喪始命百官始命百官

官以政施舍施恩惠已責已止責逮鰥寡惠及無妻曰鰥無夫曰寡窮而

無告振廢滯振起舊德之中匡乏困匡救國人之有貧乏而窮困者

救災患拯救國人之有禁淫慝禁止國人之淫亂而邪慝者薄賦

斂稅賦徵斂宥罪戾重罪輕戾皆從寬宥節器用器其財用皆從省節時

魏禧按先去小人次惠百姓次任賢

王元美慶克以淫亂被殺非過也乃秩其子以忠忿殺入可議也且併殺其子刑賞如是宜乎慶封稔禍而政歸陳氏也

魏世儼鮑率見慶克之為告國武子是矣武子不以告君誅淫亂之人是謂之不忠召慶克而謂之是謂不知如盧終慶克不自拘司敗更以穀叛是謂不臣死猶有後幸矣

魏禧按先去小人次惠百姓次任賢

魏禧按先去小人次惠百姓次任賢

魏禧按先去小人次惠百姓次任賢

魏禧按先去小人次惠百姓次任賢

者雖一時並行却仍有先後之序

滙參按施所當舍已所當責四字分領下八句註作三項未確

穆文熙悼公既逐不臣七人而又用六官之長皆得其當施為若此安得不伯

按此篇傳悼公復霸事以命官用民為主而用民又本于命官故首段先叙用民只以簡筆揭過而另以詳筆排叙命官結處收命官輕帶用民運悼圓密

用民使民欲無犯時不縱私欲使魏相魏錡士魴士魴

之魏頡魏頡趙武趙武為卿此四人其祖父皆有勞於晉國故使為卿荀

家荀會荀會欒黶欒黶韓無忌韓無忌為公族

大夫公族大夫掌公族與卿之子弟國語荀家淳惠荀會文敏鷹也果敢無忌鎮淨使茲四人為之

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教訓卿之子弟恭敬儉約入孝出弟○共音恭共

御使士渥濁為太傅渥濁即士貞子國語君知士貞子師志博聞宜惠於教使為太

傅使脩范武子之法范武子即士會為景公太傅作執秩之法故使士貞子脩之

右行辛為司空辛即賈辛將右行因以為氏國語知右行辛能以數宜物定功也使為元

空使脩士為之法士為為獻公司空使修建并糾御都邑起官室經溝洫之法

戎并糾即欒糾御公戎車國語知欒糾之能御以和于政使為戎御校正屬焉校正屬焉

之官使屬使訓諸御知義御戎為諸御之表故於戎御荀賓

為右荀賓為公戎車之右國語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使為戎右司士屬焉司士屬焉

之官使屬使訓勇力之士時使戎右車右之長車右於戎右雖尚勇力而勇力之

人多不順命故使卿無共御諸卿為軍帥者皆立軍訓之以共時之使有戎御今無此官

尉以攝之立軍尉之官使臨戎事則攝諸卿之御而已祁奚為中軍尉國語

知祁奚之果而不羊舌職佐之職羊舌大夫之子佐也使佐之魏絳為司馬魏絳子為中軍司馬國語知魏絳之勇而不亂也

使為元張老為候奄候奄中軍主斥候之官國語知張老之智而不詐也使為元候

司馬偃籍談父為上軍司馬國語知籍偃之博帥舊職而恭給也使為與司馬使訓卒乘

籍偃為之

使訓卒乘

使訓卒乘

使訓卒乘

使訓卒乘

使訓卒乘

使訓卒乘

使訓卒乘

陳眉公逐不臣者七人而又用六官之長皆民譽安得不伯
朱子晉悼公甚次第才高只十四歲說話便有操有縱纔歸晉做得便別當時晉室太段費力及悼公歸來不知如何便做得恁地好如久雨積陰忽遇天晴光景

親以聽命

上軍為下新軍之長故使訓卒乘相親以聽上命○卒尊入乘去聲下同程鄭

為乘馬御

程鄭荀氏別族乘馬御乘車之僕也國語知程鄭端而不濫好諫不隱使為贊僕

六騶屬焉

六騶六閑之騶周禮諸侯有六閑馬使訓乘車尚禮容使屬於乘馬御○騶鄒

群騶知禮

使乘馬御教訓群騶皆使知禮凡六官之長

公三年作六軍故有六卿六官之長即六卿也言長者以見其餘○長上聲

皆民譽也

之所譽望者也舉官長以見群官無非民譽

舉不失職

不易方

凡所居官皆守其業無相踰易爵不踰德

不陵正

師二千五百人帥也正軍將命卿也師帥不敢陵犯其正師言上下有禮也旅不

偏師

旅五百人之帥也旅帥亦上下有禮民無謗言

無有謗言所以復霸也

所以克復霸業此以上通言悼公之政未必皆在即位之年

經世鈔又結民無謗言四字妙為國以得民為本

○公如晉

經朝嗣君也晉悼公新嗣君位○夏六月

鄭伯侵宋

鄭成公遂會楚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

宋

鄭成公遂會楚共王共伐宋國取朝邾

皇辰侵城郕

城郕宋邑又使一國取幽丘同伐

彭城

彭城亦宋邑吳晉往來之道也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

府焉

五大夫以十五年出奔楚令楚納之彭城以三

百乘成之而還

楚以三百乘一萬二千書曰復入

依阻大國

以兵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

曰入

謂身本無位本國迎而立復其位曰復歸

位國迎而復其

諸侯納之曰歸諸侯納之曰歸

位故書曰復歸

謂諸侯以言語告請而納之有位無位皆

臣東萊楚置五子於彭城所以毒宋乃未幾而晉人討之摯之如五鼠以去是反所以弃之也且五子亦何取孤懸楚宋之間而為叛人乎愚疑補注劉氏曰事與例合者少與例違者多不託之從赴則託之從某例惟

注者推言之不復曰
可信也陳氏曰傳
言楚人伐宋以納
魚石故書入衛人
弑其君以逆衛侯
行故書歸見入者
難辭歸者易辭也
而作例者曰凡去
其國國逆而立之
曰入諸侯納之曰
歸殊失傳意今案
歸入言復說見屬
辭

以惡曰復入也此四條所以明外內之援辨逆順

宋人患之夫於彭城為患害西鉏吾

曰宋大夫何也言所以患若楚人與吾同惡

下所同惡若楚人以德於我德於我吾固事之也

楚德則堅不敢貳矣不敢有攜大國無厭言大國無

固事楚也而收吾憎而收我國所憎嫉使贊其政

以間吾釁以間伺我之釁際亦吾患也如此亦吾

將崇諸侯之姦今將崇長諸侯之而披其地彭城之

地以封魚石以塞夷庚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楚封

披猶分也

補注陳氏曰傳言
楚納魚石而晉悼
復伯

彭士望此語使楚
聞之可使晉及
諸侯聞之亦可

李于鱗公朝始至
而聘使繼至晉悼
之下諸侯肅矣此
列國所以睦也

之逞姦而攜服使奸邪者得快其志毒諸侯而懼吳

晉之憂且事晉何為且宋之事晉晉必恤之恤宋之

患也公至自晉朝晉晉范宣子來聘即士句且拜朝

也且拜謝我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乎有卑讓之禮

秋杞桓公來朝于魯勞公問勞成公之且問晉故

且問公以晉悼公以晉君語之成公以晉悼公杞伯

於是驟朝于晉杞桓公感晉之德以而請為昏杞既

又請與晉為婚為附錄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宋

平公不徹樂張本司馬老佐司徒老佐卒焉所以不克彭城

華喜共圍彭城老佐卒焉所以不克彭城

宣公來朝釋經書即位而來見也邾宣公即位始來見於魯○見音現

築鹿囿見經晝不時也非土功之時○已丑公薨于路

寢經言道也在路寢得君薨之道○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

救魚使偏師與鄭人侵伐宋宋子重為後鎮宋華元如晉告急以楚

故使華元韓獻子為政於是樂書卒韓曰欲求得人

告急于晉韓獻子為政必先勤之必先勤之成霸安強昔者晉文

諸侯之從已必勤之業而致安自宋始矣自宋始矣傳二十八

師于台谷台谷地闕晉悼公從韓以救宋遇

楚師于靡角之谷靡角宋地晉師與楚師楚師還

晉強故晉士魴來乞師于魯將以救宋季文子

選師季文子

問師數於臧武仲武仲臧宣叔之子季文子對曰臧

仲伐鄭之役伐鄭在十七年知伯實來實來乞師下軍之

佐也荀罃實佐今彘季亦佐下軍彘季即士魴如伐

鄭可也師出如十七年事大國事大國之道無失班爵無

班爵而加敬焉而加恭敬於其使者禮也此事大從之季文子

仲之○十一月孟獻子會于虛打孟獻子即仲孫蔑

謀救宋也謀救宋宋人辭諸侯宋人辭不取而請師

以圍彭城但請其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于諸侯仲

蔑以成公將葬請命于諸侯而先歸會葬不待會畢而○丁未葬

我君成公經書頌也五月而葬國家安靜

世嫡承嗣故曰書頌

左傳評林卷三十一

三十一

王荆石自是昭公築即圍定公築蛇淵蓋作偏於此

補注陳氏曰傳見嬰齊書入經有鄭人傳闕文

同上陳氏曰傳言救雖君將不書經世鈔悼公一立而楚師還矣厲公在雖有鄢陵之捷而不能服楚也

李笠翁倚如謔夫入失德而亂於內國幾不可為矣幸其一時諸侯如季文子孟獻子子叔聲伯臧宣叔臧文仲皆賢智之士故能維持協贊以緩內難耳

按實來猶言時來字書注實是也按事不一類而必裁之使對是整齊法

同上與前言道也自相對

左傳評林卷三十一

三十一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三十一

左傳評林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與田元繼志季父輯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三十一

梅谿 林堯叟唐翁

魯襄公一

公名午成公子母定姒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周 簡五十四年魯襄公二年簡王崩子靈王立襄二十八年靈王崩子景王立

鄭 成公十三年魯襄公二年成公卒子僖公髡頑立襄七年僖公卒簡公嘉立

齊 靈公十年魯襄公十九年靈公卒子莊公光立襄二十五年莊公弒弟景公杵臼立

宋 平公四年

晉 悼公復霸元年韓厥為政襄七年知罃為政襄十一年會于蕭魚服鄭襄十三年荀偃為政襄十五年悼公卒子平公彪立襄十九年士匄為政襄二十五年趙武為政襄二十七年晉楚盟于宋南北

分霸
始此

衛 獻公五年，魯襄公十四年，獻公奔齊，衛立公孫剽。是為殤公。襄二十六年，殤公弒，獻公復歸于衛。襄

二十九年，獻公卒，子襄公立。

蔡 景公二十年，魯襄公三十年，景公弒，子靈公般立。

曹 成公六年，魯襄公十八年，成公卒，子武公滕立。

滕 成公三年。

陳 成公二十七年，魯襄公四年，成公卒，子哀公弱立。

杞 桓公六十五年，魯襄公六年，桓公卒，子孝公。立，襄二十三年，孝公卒，弟文公益姑立。

薛 詳見僖公元年。

莒 黎比公五年，魯襄公十六年，晉執黎比。公，襄三十二年，黎比公弒，子展與立。

邾 宣公二年，魯襄公十六年，晉執宣公，襄十七年，宣公卒，悼公華立。襄十九年，晉執悼公。

許 靈公十八年，魯襄公二十六年，靈公卒于楚，悼公買立。

小邾 魯襄公七年，小邾穆公來朝。

楚 共王十九年，子重為令尹，魯襄公三年，子重伐吳，卒，子辛為令尹。襄五年，楚殺子辛，子囊為令尹。襄

十三年，共王卒，子康王昭立。襄十五年，子庚為令尹。襄二十一年，子南為令尹。二十二年，選子馮為令尹。襄二十五年，子木為令尹。襄二十八年，康王卒，郊敖麋立。

秦 景公五年。

吳 壽夢十四年，魯襄公十二年，壽夢卒，諸樊立。一名過。襄二十五年，過門于巢，卒，餘祭立。一名載。襄

十九年，餘祭卒，夷昧立。一名餘昧。

越 詳見隱公元年。及魯昭公元年。

襄經元年
張洽案楚已取彭城，封魚石，今彭城非復宋地，尚繫之。宋傳曰諸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羅喻義女止也料。

前軍能獨當鄭諸侯之師且止晉悼舉止安開同符齊桓伯亦有真也

傳說彙纂三國朝聘左氏皆以為禮

杜預釋之曰王計未至也公穀俱不

發傳而范甯徐彥楊七勛咸主杜氏

蓋按日而稽之非臆度也胡傳必以

為計告已及者恐無所據今從左氏

補注據二年遂城虎牢不繫鄭者伯

主之令以內舜書也哀三年圍戚不

繫衛者以有衛石曼姑也此圖彭城

經元年己丑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於是公年四歲仲孫蔑

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

圍宋彭城討魚石也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

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鄆鄆鄭地書次從晉而未決也亦以見復霸

之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九月辛酉天王崩

簡王崩子靈王立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匹妙反晉侯使荀罃來聘

傳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見非宋地彭城以封魚石

故曰非追書也夫子脩春秋追書繫之宋於是為宋討魚石

諸侯之師圍彭城為宋討魚石故稱宋彭城且不登叛人也

亦伯主之令且宋登成也不與其專邑叛謂之宋志稱宋亦以成宋志彭城降

書宋彭城其為追書明矣但傳以非宋城發義則失之

補注晉降彭城而歸諸宋見後二十六年傳邑不言降

與郟鄩小國異杜說非傳一年晉人以為罪

討而討於齊二月齊太子光為質於晉光齊靈大子質信於

晉音致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荀偃

不書非入其郛入鄭之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洧水名敗鄭徒步之

兵于洧水之上非車戰也洧于軌反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鄆於是

諸侯齊魯曹邾杞之師次舍于鄆地以待晉師以待晉韓厥之師晉師自鄭以

鄆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於是孟獻子自鄆先歸不與復楚焦夷之邑及陳故不書

則一韓厥自足以當鄭楚兵既出則

當鄭楚兵既出則

當鄭楚兵既出則

當鄭楚兵既出則

當鄭楚兵既出則

當鄭楚兵既出則

當鄭楚兵既出則

東諸侯之師自足以撓楚此又合於節制而不敢重勤諸侯也

補注陳氏曰不書救鄭書侵宋譏不

在救楚自此再出師不書矣今按不

書救說見成十七年

同上諸侯不服天子之喪自東遷則

然傳初無一語及之於是以朝聘為

禮蓋無足辨杜云未赴胡云已赴皆

其未爾

同上葉氏曰此乃強弱相傾何謀事

補闕之云周官春

晉侯衛侯次于戚晉衛二君次于衛之戚邑

以為之援以為之援厥之援

秋楚子辛救鄭晉伐鄭故

侵宋鄭子然以師侵宋

取犬丘宋邑

九月邾子來朝宣公禮來朝

也襄公新立故曰禮也

冬衛子叔即公孫剽

晉知武子即知來聘

來聘來聘

也襄公新立故曰禮也

凡諸侯即位初即位

小國朝之小國朝之事

魯禮也襄公新立故曰禮也

大故大國聘焉大事小故來聘

以繼好繼先君之好

結信結信

國之謀事謀國家之事

補闕補過關之舉

禮之大者也禮以安國家利

信信

國之謀事謀國家之事

補闕補過關之舉

禮之大者也禮以安國家利

信信

經二年庚寅春王正月葬簡王無傳五月葬而葬速

鄭師伐宋書伐宋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襄公適母也

六月

庚辰鄭伯論卒成公卒子僖公髡頑立論昆去又魂上

晉師宋師衛

甯殖侵鄭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營宋華元衛孫

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己丑葬我小君齊姜齊謚也

叔孫豹如宋冬仲孫蔑會晉荀營齊崔杼宋

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

城虎牢虎牢一名北制在漢謂之滎陽成臯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傳二年春鄭師侵宋經書伐宋

楚令也楚以宋降彭城故令鄭人侵宋

齊侯伐萊萊東夷小國

萊人使正輿子正輿子萊大夫

賂風沙

衛風沙衛

以索馬牛皆百匹索簡擇好者蓋賂風沙

齊師乃還齊以風沙衛受賂故還師

君子是以知齊靈公

音色

索

齊師乃還

受賂故還師

晉侯衛侯次于戚晉衛二君次于衛之戚邑

以為之援以為之援厥之援

秋楚子辛救鄭晉伐鄭故

侵宋鄭子然以師侵宋

取犬丘宋邑

九月邾子來朝宣公禮來朝

也襄公新立故曰禮也

冬衛子叔即公孫剽

晉知武子即知來聘

來聘來聘

也襄公新立故曰禮也

凡諸侯即位初即位

小國朝之小國朝之事

魯禮也襄公新立故曰禮也

大故大國聘焉大事小故來聘

以繼好繼先君之好

結信結信

國之謀事謀國家之事

補闕補過關之舉

禮之大者也禮以安國家利

信信

國之謀事謀國家之事

補闕補過關之舉

禮之大者也禮以安國家利

信信

經世鈔甚是而後

儒多以背華即夷

非之者

毛晉力與言並說

妙力丁本作功

經世鈔謂免我身

不獲楚我死則唯

二三子所為舊注

未是

呂東萊鄭雖有叛

中國之罪而伐喪

非其礼也與士句

聞喪即還相反

經世鈔官命未改

亦是

張洽彭城非宋有

也霸王為宋討則

繫之宋虎牢鄭地

睨我其誰肯與

免寡人皆言之過

力唯二三子

惟爾

大夫○秋七月庚辰鄭伯論卒

鄭成於是子罕當國

攝君

子駟為政

為正

子國為司馬

鄭司馬

晉師侵鄭

子駟以鄭成公未葬嗣君未免喪

故言官命未改不欲違先君意

大夫謀鄭故也

鄭人不服

孟獻子曰

魯仲孫蔑請城

于戚

虎牢以偏鄭

故請築城以偏鄭國

知武子曰善

即荀

獻子之

謀是也

鄭之會

在元

吾子聞崔子之言

孟獻子與齊

聞崔杼有不服晉之

言獻子以告知武子

今不來矣

今齊果不至

滕薛小

邾皆齊屬國

皆齊故也

皆以齊

邾之不至

故三國亦不來會戚

君之憂不唯鄭

晉君之所憂慮不

營將復於寡君

知

武子名言營將以

而請於齊

生以請齊會城虎

得請而

告得請謂齊人應命

吾子之功也

則服鄭之功若不

得請

齊不從會事將先伐齊

吾子之請

孟

也以霸王當討鄭

則不營之鄭皆春

秋明王制以示予

奪之正也

李筮翁虎牢岩險

邑在鄭之西而楚

在其南鄭挾楚以

抗中國者賴是故

吾設此謀先為城

守以偏之鄭見虎

牢城而諸侯之師

畢集則心不敢弄

晉南向而楚亦不

得越鄭而東蹂躪

中華之境矣故雞

澤之盟鄭不伐而

自至而天下無兵

革者六年則虎牢

之城誠有功於天

下哉

惟爾

於是子罕當國

晉師侵鄭

子駟曰官命未改

子駟以鄭成公未葬

嗣君未免喪故言官

命未改不欲違先君

意大夫謀鄭故也

鄭人不服孟獻子曰

魯仲孫蔑請城于戚

虎牢以偏鄭故請築

城以偏鄭國知武子

曰善即荀獻子之

謀是也鄭之會

在元吾子聞崔子之

言獻子以告知武子

今不來矣今齊果不

至滕薛小邾皆齊屬

國皆齊故也皆以齊

邾之不至故三國亦

不來會戚

君之憂不唯鄭

晉君之所憂慮不

營將復於寡君

知武子名言營將以

而請於齊生以請齊

會城虎得請而

告得請謂齊人應命

吾子之功也則服鄭

之功若不

得請齊不從會事將

先伐齊吾子之請

孟

得請

齊不從會事將先伐

齊吾子之請

孟

得請

齊不從會事將先伐

齊吾子之請

孟

得請

齊不從會事將先伐

齊吾子之請

孟

得請

齊不從會事將先伐

齊吾子之請

孟

得請

魏不戰而屈人之兵者莫過據險而以勢偪之春秋多用此法

陳傳良傳見楚自公子申公子嬰齊公子壬夫為政故不競於晉嬰齊卒在明年壬父殺在五年

楚公子申為右司馬為楚右司馬之官多受小國之賂申多受從楚小國之賄賂以偏子重子辛以偏奪令尹子重司馬子辛之權勢楚人殺之楚人討而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言經所以致國討之

經三年辛卯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楚始伐吳公如

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長檮晉地晉侯出其國都

公至自晉無傳不以長檮至本非會六月公會

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已未

同盟于雞澤雞澤衛地軍音善下同陳侯使袁僑如會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諸侯在而大夫自為盟於

勤於用禮書以美之

秋公至自會無傳冬晉荀偃帥師伐許

啖助穀梁曰諸侯已盟又大夫相與

傳三年春楚子重伐吳子重即公嬰齊為簡之師簡選練練之

私盟是大夫強也諸侯盟已畢而袁

使鄧廖帥組甲三百組甲漆甲成組文子重使楚大夫鄧廖帥組甲者二百人廖

僑至故大夫與之盟再無他義

使鄧廖帥組甲三百組甲漆甲成組文子重使楚大夫鄧廖帥組甲者二百人廖

李笠翁夷狄不攻中國之福稽其故

使鄧廖帥組甲三百組甲漆甲成組文子重使楚大夫鄧廖帥組甲者二百人廖

則自鍾離一會吳無仇晉之心楚有

使鄧廖帥組甲三百組甲漆甲成組文子重使楚大夫鄧廖帥組甲者二百人廖

患吳之意故楚之伐吳以吳不與已

使鄧廖帥組甲三百組甲漆甲成組文子重使楚大夫鄧廖帥組甲者二百人廖

而與中國也楚之兵力既分於吳而

使鄧廖帥組甲三百組甲漆甲成組文子重使楚大夫鄧廖帥組甲者二百人廖

不能專向中國此諸侯之患得以少

使鄧廖帥組甲三百組甲漆甲成組文子重使楚大夫鄧廖帥組甲者二百人廖

紓吳既受楚兵則

使鄧廖帥組甲三百組甲漆甲成組文子重使楚大夫鄧廖帥組甲者二百人廖

也

使鄧廖帥組甲三百組甲漆甲成組文子重使楚大夫鄧廖帥組甲者二百人廖

亦不能無求於中國故五年戚之會

吳不名而自至自是天下之勢遂成

鼎足晉吳楚是也吳既附中國則楚

且孤終春秋之世楚無一日安枕者

吳倚其東也補注陳氏曰吳伐

楚自此至二十五

年始畫之張九一禮不可過

不可不及知武子謂天子在辭魯君

稽首孟獻子以不國固請稽首則辭

者是而稽首者非也

是役也君子謂子重於所獲不知所亡論其所得楚

人以此咎子重楚人以挑釁生子重病之是為已之

病遂遇心疾而卒子重因發憤遂遇心疾而死○公如晉經始朝

也襄公即位○夏盟于長樛見經孟獻子相孟獻子相禮

相去襄公以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言稽首

天子之禮今而君辱稽首而魯辱稽首以事晉寡君懼矣晉君恐

之過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言以魯國介在東方之表密邇

仇讎密邇於齊楚寡君將君是望魯君將望晉君以安國家定社稷

敢不稽首敢不稽首盡禮於所事○晉為鄭服故鄭

在前年○且欲脩吳好晉欲因鄭服以脩吳將令諸

補注孔氏曰周禮九拜一曰稽首諸

侯事天子之禮也

補注陳氏曰傳言諸侯事有主如不

侯將以一事合諸侯為會盟使上句告于齊晉使上句告于齊曰寡君使

每言晉君使以歲之不易以歲事之多難○易去聲不虞之不戒

事不可戒備寡君願與一兄弟相見列國之君相謂兄弟言晉

國願與列國以謀不協以圖謀諸侯不和協者請君臨之請齊

臨此使有乞盟使有乞盟齊侯欲勿許齊言云欲不

難為不協而難自為乃盟於彤外彤水各齊侯乃與

之外○附錄祁奚請老祁奚為中軍尉晉侯問嗣焉

祁音而○錄祁奚請老祁奚為中軍尉晉侯問嗣焉

可嗣續其職者稱解狐祁奚稱解狐能堪其繼也

乃祁奚之將立之而卒晉將立之為中軍又問焉晉

公又問祁奚對曰午也可祁奚子祁奚於羊舌

穆文惠人臣不難
舉善所難者人君
之用善耳此尤足
以徵悼公之賢也

魏世俊少人以舉
仇為難君子以舉
子為尤難仇而不
不但存大公之心
者能之稍能克己
者即能之否則有

自舉之嫌而擢上
下之疑嫉來諛慝
之口使非奚之忠
而無我悼公之賢
而不精安能如此
李笠翁獨舉雙則
矯獨舉子則私祈
奚兼之乃為至公
之心
補注吳子不至陳
說在成九年

職死矣於是羊舌職佐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問祁奚

孰可以代羊對曰赤也可赤羊舌職之子伯華於是

使祁午為中軍尉祁奚羊舌赤佐之赤代其父君

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君子謂祁奚稱其雝稱解

不為諂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不為比不為親比以

鼻舉其偏稱羊不為黨不為阿黨商書曰舉商書無

偏無黨言無所偏私王道蕩蕩言王道蕩蕩然平正無私其祁奚

之謂矣其祁奚能解狐得舉解狐未得位祁午得位

物成建立一軍尉之官而得能舉善也夫由祁奚能

唯善故能舉其類唯祁奚為善人詩云舉小雅

惟其有之惟其有是以似之是以能舉祁奚有焉

于雞澤單頃公周卿士晉悼公復羈假寵于周晉侯

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通中國道自淮南吳子不

至道遠多難故楚子辛為令尹子辛即公子壬夫

侵欲於小國楚之小國陳成公使表僑如會求成表僑

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和組父

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表

僑盟見經陳請服也陳請服故晉侯之弟揚干

錄附晉侯之弟揚干

亂行於曲梁曲梁晉地晉悼公之弟揚干亂魏絳戮

其僕魏絳為司馬戮揚干之僕御晉侯怒晉悼公謂羊舌赤中軍

曰合諸侯言合諸侯以為會盟以為榮也以為晉國之榮也揚干為戮

楊干乃為三軍戮何辱如之何取辱以如之必殺魏絳必殺魏絳以報此恥無

失也為我執之勿失也對曰羊舌赤答絳無貳志言魏絳無貳志事君

不辟難其事君也患難有所不避有罪不逃刑其有罪也

刑罰有所不苟免其將來辭陳其辭狀何辱命焉何辱君命使人

執言終言語畢魏絳至魏絳至公宮授僕人書授晉侯御僕以書將

伏劍魏絳將伏劍自殺士魴新軍將張老候奄止之絳令無自殺

公讀其書悼公讀魏絳所投御僕之書曰書辭曰君之使日者晉君闕之

使人使臣斯司馬斯此也使臣為臣聞師眾以

順為武行師御眾以順承上命軍事有死無犯為敬

治軍事者雖死不敢君合諸侯而為會盟臣敢不敬

臣敢不盡君師不武今君之師眾違命亂行是不武也執事不敬治

軍事畏死廢法是不敬也罪莫大焉二者之罪莫大於此臣懼其死臣懼不

罪以及揚干又以此罪累及揚干無所逃罪是罪重將不能致

訓言臣不能致其教訓於先至於用鉞至用斧鉞以斬臣之罪重

臣之負罪已重敢有不從敢有不從君之刑戮以怒君心以取怒於請

歸死於司寇請致尸於司寇公跣而出悼公感悟乃忽

足走出謂魏曰寡人之言言寡人與羊舌赤之所言親愛也兄弟

也親愛也軍禮也二語並說又寬重

魏董按不救絳而專稱絳之賢以明其不逃亦可謂最善立言

補注伏劍謂仰劍刃身伏其上而取死也

人下止可惜誤殺一賢臣成賢君一莫大之過當念仁宗于李時勉羅汝敬楊夏諸大臣進不強諫退不補牘令聖主成此大過真可恨惜

王元美障公作聞楊干之戮不覺動色及讀魏絳之書即翻然解順先儒以為有君子之資信矣

孫鑛細玩妙處乃只在以及至於四字上

毛置公跣何其遽也親愛也軍禮也二語並說又寬重

有體 親愛之 道也 吾子之討 魏絳之討 軍禮也 軍禮輕重 寡人

又使佐新軍得賞 功之典又得誅法 於弟之道 魏禮謝罪之言柔 命令 寡人之過也 悼公引咎自責 子無重寡人之過 敢以為請 請使 晉侯以

而勉悔過之言切 而婉如此君臣可 歌可泣 補注陳氏曰傳累 悼公之善

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 晉悼以魏絳刑當其罪 反役 澤之役 與之禮食 羣臣旅會今欲顯絳之功故為特 字 使佐新軍 又陞魏絳之職 張老為中軍司馬 絳代魏

士富為候奄 族子代張老 錄 楚司馬公子何忌侵 陳 楚共王使公陳叛故也 陳叛楚使袁僑 許靈公 事楚 許靈公服 不會于雞澤 澤之盟 冬晉知武子

帥師伐許 計不會于 雞澤也

經四年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成公卒子 襄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妣氏薨 成公妾 妣氏有兩夫人不 加貶而義自見矣 王孫此葬定妣襄 公之母也自襄至 哀涉世未久不應 皆益日定其必有 誤

傳四年 楚地前年何忌侵 陳之師今猶未還 韓獻子患之 困陳為患 言於朝 公朝 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 周文王三分天下 唯知時也 唯知其時未 今我易之 今我未能服楚而 反易文王之道與

人圍頓 傳四年春楚師為陳叛故 侵陳在前年 猶在繁陽 繁陽 為去聲

葬陳成公 無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妣 無 傳 定謚也 赴同 祔姑 反哭成喪皆從 正夫人禮 母以子貴 踰月而葬速 冬公如晉 陳

襄經四年 家鉉翁定妣成公 妾也前年書夫人 姜氏有兩夫人不 加貶而義自見矣 王孫此葬定妣襄 公之母也自襄至 哀涉世未久不應 皆益日定其必有 誤

傳四年 李笠翁文王季叛 事紂臣道也楚非 晉君也謂爭陳為 易之何居韓厥於 是失言矣異日楚 度求諸侯於晉司

左傳平水卷三十一

左傳平水卷三十一

左傳平水卷三十一

左傳平水卷三十一

左傳平水卷三十一

左傳平水卷三十一

左傳平水卷三十一

左傳平水卷三十一

左傳平水卷三十一

馬侯請許之亦稱
文主與紂云蓋晉
人之言不偏類如
此
補注傳記韓獻子
之言與五年范宣
子之言見晉所以
終言陳於楚
劉懷恐楚聞陳喪
而不伐所以行禮
也陳猶負固不服
不亡何待武仲之
論審矣
補注不責諸侯不
能救而譏陳無禮
蓋緣滅武仲語而
失之

楚爭難哉時之不可○三月陳成公卒即陳侯午楚人將

伐陳楚以陳未服聞喪乃止聞成公之喪乃止陳人

不聽命陳人猶不聽臧武仲聞之魯臧武仲曰陳不服

於楚言陳今若必亡必有滅大國行禮焉言楚不伐

陳於而不服而猶不服在大猶有咎雖在大國而况

小乎而况小夏楚彭名侵陳陳不服故楚陳無禮故

也陳無禮於○穆叔如晉即叔孫豹報知武子之聘也武

聘在晉侯享之晉侯為設金奏肆夏之三肆夏樂曲

鐘鼓奏九夏其二曰肆夏一名樊三曰韶夏一名遏

四曰納夏一名渠蓋擊鐘而奏此三夏曲○九夏一曰王夏二曰肆夏三曰韶夏四曰納夏五曰章夏六曰齊夏七曰族夏八曰駘夏九曰騶夏肆夏一名樊

國語云金奏肆夏樊遏渠杜遂分為三夏之別不拜

穆叔不工歌文王之三工樂人也歌文王之三大又

不拜穆叔又歌鹿鳴之三又歌小雅之首鹿鳴三

每歌一詩則韓獻子使行人子貢問之行人子貢問之

韓獻子使行人子貢問之官韓獻子使

問於穆叔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言子以魯君之命

先君之禮先君享禮藉之以樂藉薦之以辱吾子謙言

待於吾子今吾子乃捨肆夏文三而重拜其

細而三起拜謝於鹿鳴敢問何禮也敢問穆叔對曰

三夏肆夏韶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此天子所以

使臣弗敢與聞穆叔自稱使臣弗敢與聞天子享

石星春秋凡燕會
歌詩者所以觀賓
客之俯仰也穆叔
不拜三夏文王而
三拜鹿鳴之三釋
義明切卑高不爽
足以起敬晉人
補注周禮大宗伯

云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鄭司農云牧一州之牧也伯長諸侯為方伯也孔氏曰元長也牧是州長伯是二伯雖命數不同俱是諸侯之長也
顧九疇穆叔可謂識樂之精者然不能擇善人而有豎牛之驅宰以自禍何哉
魏禧古人不苟如此所以自處亦所以啓大國之教按甯武子來聘為賦湛露及彤弓武子不答私問焉曰以為肄業及之也一

語尤佳
孫應鑿叔孫豹自處與所以教人一合禮可謂使矣
按字典皇皇猶煌煌爾雅釋言皇華也草木之華一名皇
王荆石定姒非嫡夫人故文子不欲成其為小君之喪魏世儼匠慶可謂忠於季氏矣諫文子則曰君長誰受其咎繼畧所樹之楨林氏謂文子無禮於穆姜而匠慶亦無禮於季孫豈其然哉

左傳言本卷三十二

文王文王明木兩君相見之樂也文王之三皆稱文王之德受命作周故諸侯會同臣不敢及此兩君相見之樂鹿鳴鹿鳴之詩君

所以嘉寡君也晉以叔孫為嘉賓故歌鹿鳴之詩取其我有嘉賓叔孫奉君命而來嘉叔孫乃所以嘉魯君敢不拜嘉敢不拜謝晉君嘉己之意此所以一拜四牡四牡之詩

君所以勞使臣也詩言使臣乘四牡駢駢然勤勞晉以穆叔來聘故以此勞之○勞去聲

敢不重拜敢不拜謝晉君勞己之意此所以再拜皇皇者華皇皇者華之詩

君敎使臣曰此君遣使臣之詩故必諮於周周忠信臣聞之

曰周爰諮諏周爰諮謀周爰諮度周爰咨詢臣聞之

以臣訪問於善為咨此句乃摠說詩中諮字之咨咨親

為詢周爰咨詢者咨問親戚之義○詢音荀

咨禮為度周爰咨度者咨問禮宜之義○

度音

咨事為諏周爰咨諏者咨問政事之義○諏子須反

咨難為謀周爰咨難為謀

臣獲五善臣得咨善咨親咨禮敢不

重拜敢不拜謝晉君敎己之意此所以三拜○秋定姒薨見經不殯于

廟季孫以定姒本賤議其喪制欲殯不過廟無櫬親身棺欲喪定不虞餘

也欲喪定姒不用棺櫬用反哭之虞祭匠慶謂季文子匠慶魯大匠名曰子

為正卿言季文子而小君之喪不成謂如季孫所議

禮不終事君之道君長及襄公年長誰受

其咎言襄公長將責季孫誰受其咎初季孫為己樹六楨於蒲圃

東門之外蒲圃場圃名先時季文子自樹楨木六株於蒲圃東門之外欲自為棺櫬之用○為音紀

匠慶請木匠慶請木於季孫李孫曰略不以道取

左傳平水卷三十二

張天如文子於慶始請木而微應曰暑猶欲簡其禮也既用其饋而文子不御恐嫌於自為也而君子曰多行無禮必自及亦味其心而責人已甚矣

穆文盛晉初不許魯鄙者恐其割晉之賦也獻子既明其無與而又欲借鄆以供晉命蓋以利動之矣故晉侯許之

為匠慶用蒲圃之楨匠慶乃用蒲圃東門外季文子所自樹欲為楨之楨季孫

不御御止也季文子不之止傳言定奴遂君子曰志

所謂多行無禮謂多行無禮之人必自及也言終必自及於

無禮其是之謂乎此言始則季文子無禮於穆姜取

襄公如晉受貢晉侯享公設享燕之禮公請屬鄆鄆魯公如晉受貢

國欲得使屬於魯如須句顯史之比使鄆助晉侯不

許許屬鄆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通於仇讎孟獻

以魯國之密通於齊楚仇讎之國而願堅固一無失官

命無失晉官鄆無賦於司馬晉司馬又掌諸侯之賦

為執事朝夕之命為晉之執事者朝夕不敝邑

褊小敝邑褊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

焉魯君是以願借晉侯許之許以鄆屬魯為明年叔

孫豹鄆世子楚人使頓聞陳頓頓屬楚小國楚人使

去聲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陳人怒頓為楚

頓附錄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無終山戎國名子

孟樂其因魏莊子莊子即魏絳納虎豹之皮以虎豹之皮

於晉以請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悼

公言戎狄無親親之不如伐之勿與之和魏絳曰諸

侯新服魏絳言諸侯陳新來和陳新來與晉和將觀於我諸

孫執升一篇離離合合正正奇奇有意無意無情有情敘事議論絕古今

俞寧世數語得重
內輕外之義
經世鈔大義深算
盡此數語後世喜
邊功者全不知此
又有窮后弊突說
四字國策海大魚
同此語聲而不盡
亦進言一法
毛晉一段文章與
和戎何關深厚宛
致有體有序告雄
主之法宜如此又
不是皮厚之說

與陳皆將觀我德則睦我若有德否則攜貳我若否
德於我晉國彼則親睦我德則睦德彼則
攜勞師於戎師以伐戎而楚伐陳而楚若必弗能救
則晉必不是棄陳也是棄陳也是棄絕陳諸華必叛也諸華中國
能救陳侯見晉不救戎禽獸也戎狄之人本與獲戎失華雖
陳必皆背叛我得勝而失無乃不可乎言其不可也夏訓有之訓書也
我得勝而失中華之諸侯無乃不可乎言其不可也夏訓有之言夏書
有之曰有窮后羿有窮國名后君也羿有公曰后羿何
如悼公怪其言對曰魏絳昔有夏之方表也禹孫木
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亦微弱后羿自鉏鉏鉏羿本國
仲康卒子相立是夏德之方表名故后羿
自遷于窮石后羿遷于窮因夏民以代夏政相而代
民之故曰因夏之恃其射也恃其射也恃其射也不脩民事代之後

彭士望時晉悼必
有舜臣引之田獵
者故絳言危盡如
此
補注伯明君此寒
國之時棄不收采
此傳再言夷羿故
以夷為氏
經世鈔古今竊國
秘計不出此行媚
八字
孫鑿以議論為叙
事法又此明是一
后羿傳

不脩治而淫于原獸而淫放于原野棄武羅伯困熊
民之事禽獸田獵之事棄武羅伯困熊
鬃老圍棄絕四子皆羿賢臣而用寒泥臣○泥仕角
在角寒泥寒國名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寒國君
二反名寒泥乃伯
明氏好讒伯明之君惡其好夷羿收
之子弟伯明之君惡其好夷羿收
之夷羿之氏也羿喜其信而使之以為已相
好讒收錄以為已用任使之以為已相
以為羿之輔泥乃以所詐取媚而施賂
相○相去聲泥行媚於內於羿在內之宮人
于外以貨賄行賂於愚弄其民愚弄欺罔而虞羿于
田而虞樂后羿樹之詐慝偽邪慝以取其國家以取
之國外內咸服外內之人羿猶不悛將歸
家而歸家衆殺而烹之而烹之以
自田而歸家衆殺而烹之而烹之以

李于鱗太史公作
夏少康本紀蓋本
此

食其子以昇之肉食昇其子不忍食諸昇之子知為

食之○食音嗣死于窮門遂殺昇之子于靡奔有鬲氏靡夏遺

者有鬲泥因就昇室泥因就昇生澆及豷泥生二子澆

及豷許泥自恃其讒譖恃其讒愚詐偽邪惡巧詐姦偽而不德于民

而不施德邪惡巧詐姦偽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斟灌斟尋二

國仲康之子過國名在東萊處澆于過過國名在東萊處豷

于戈戈亦國名在宋鄭之地靡自有鬲氏夏之遺臣靡

乃起自初奔有鬲者收二國之燼收斟灌斟尋二以滅泥以滅泥

立少康少康夏后少康滅澆于過少康既立乃滅泥

地后杼滅豷于戈后杼少康之子繼立乃滅有窮由

是遂亡有窮之号由此遂至滅亡失人故也昇泥

人心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昔周辛甲為命百官官

箴王闕箴辭以戒王之闕失於虞人之箴虞人掌甲

人獻箴曰芒芒禹迹自此曰字以下連下五句皆虞箴

然畫為九州分畫天下而為九州經啓九道開啓九州

民有寢廟人之屬則有寢以安獸有茂草禽獸之

棲其形各有攸處各有所安德用不擾夏后之德

帝夷羿及夷羿篡冒于原獸貪冒于原忘其國恤忘

國家之而思其麇牡之而思念田獵麇鹿武不可重重

憂恤言有國家者不可用不恢于夏家昇以好武雖

數重武事○重去聲用不恢于夏家有夏家而不

按有窮由是遂亡
結有窮后羿句虞

箴如是結虞人之
箴句每段各自呼

應各成片段之法
按昇恃射失人心

泥恃詐失入心故
同亡

孫鑣揚子雲極力
模擬僅得其似且

太局於此格若周
史百箴必當多變

惜乎不傳
補注孔氏白三代

稱王實與帝同史
記於夏殷諸王皆

為王故此昇篡立
為王故以帝稱焉

經世鈔一段俱暗
諫好田武不可重

四字畧著在伐狄上說

毛晉然則字乎字是深思光景

滙參釋言云荇再也孫炎云荇草生之再也服云荇草也言狄人逐水草而居徙無定處

同上按國語云與之貨而易其山林註非是魏禮按謂可以財物貿易者舊注非

能恢獸臣司原獸臣虞人自稱實主原野之事敢告僕夫敢告僕御之夫不敢

也并尊虞箴如是魏絳乃言虞人之箴如此可不懲乎可不不知所於

是晉侯好田於是晉悼公好田獵故魏絳及之故魏絳及

諷公曰然則莫如和我乎悼公又問如此則對曰和

我有五利焉魏絳又言和戎之利有五戎狄荐居戎相聚而居貴

貨易土以貨財為貴重以土地為輕易土可賈焉其土地所產可資商賈焉

○賈一也此一利也邊鄙不聳晉之邊鄙與戎為和更不恐懼民狎其野

於其田野民皆狎習穡人成功耕曰農斂曰穡收一也此二利也戎

狄事晉戎狄為和服事晉國四鄰振動四鄰之國皆振起而聳動諸侯威懷

四方諸侯皆畏威而懷德皆三也此三利也以德綏戎以晉之德撫綏戎狄師徒不

勤不勤苦晉之師旅徒衆甲兵不頓不勞頓晉之堅甲利兵四也其利鑑

于后昇以后昇好田獵為鑑戒而用德度而用明德為諸侯度遠至邇安

遠人既至近人亦安五也其利五也君其圖之晉君其自圖度之公說悼公喜悅

魏絳之言○說音悅使魏絳盟諸戎乃使魏絳與諸戎為盟脩民事脩農

時之田以時四時之田獵皆於農隙不奪農時○附錄冬十月邾人莒

人伐鄆鄆既屬魯邾莒伐之臧紇救鄆臧紇即臧武仲侵邾以救鄆○紇恨

反敗于狐駘狐駘邾地臧紇之師為邾所敗國人逆喪者皆鬻

髮麻髮合結也魯師既敗國人遭喪者多不能備凶服髮結而已○鬻音查魯於是乎始

鬻之始變國人誦之魯國之人皆歌臧之狐裘臧紇

時服敗我於狐駘敗我師於狐駘之地我君小子襄公年方七歲故曰小子

左傳敗于狐駘國

品字箋感誘曰誦

人誦之又子產從

政一年與人誦之

鐘伯敬和戎雖有利然必中國之勢

強盛乃可為之譬

之養虎苟有以困

乏則以人玩虎一

有疎虞則反被其

李豎翁觀逆喪者皆豎則敗績甚矣以武仲之智而不免此朱儒之謠惜哉

襄注五年

按注谷即穀也

孫覺明年昔人滅鄆則是晉失霸主之道而魯大夫之往為無益矣劉敞吳曷為序鄆之上抑鄆也曷為抑鄆鄆不能國非也特書之

朱儒是使臧紇短小朱儒朱儒重呼朱儒言其短小無能為使我

敗於邾使我敗於邾

經五年癸巳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以鄆世子比魯大夫故書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善道地闕公谷云吳地魯衛俱受命

於晉故不言及衛○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公

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於是盟于戚吳初與諸侯盟也不書盟為晉諱

也吳晉之盟春秋終講之見哀十三年○公至自會○冬戍陳戍不書惟悼公

之戍陳鄭鄭也特書之○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一月公至自

救陳無傳○辛未季孫行父卒

傳五年春公至自晉公在晉既聽屬鄆聞其見伐通命臧紇出救故傳稱經公至以

明附錄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王叔陳生周卿士

使王叔陳生告愬於霸主晉人執之晉人執王叔陳生士魴如京師晉使

如京言王叔之貳於戎也言王叔反有二心於戎奉使無狀故晉為周執之

○夏鄭子國來聘子國即公子通嗣君也鄭僖公初即位故通

嗣君○穆叔覲鄆太子于晉覲見也穆叔將鄆太子以

成屬鄆前年請屬鄆故見書曰叔孫豹鄆太子巫如

晉經言言比諸魯大夫也言比鄆太子於魯大夫也○吳子使壽越

諸侯之列也家鉉翁成者戍之於無事之時救者救之於被兵之日悼公既以諸侯之師戍之及楚師之來以戍為未足又動大兵往救焉書戍書救以善晉也范甯善之故以救陳致

傳五年補注晉人執之傳釋經不書晉執且為十年王叔出奔起

董元望魯鄭自輸平後未嘗通聘終春秋僅見於此則以悼公之盛諸侯

與吳通使為楚憂亦制強夷紆近患之微權然不能修德息兵柔遠能通而又結一強夷苟紆目前忽遠慮忘後患此策之下者也

子囊即范宣子曰即士我喪陳矣言晉喪失陳國矣○喪去楚人討貳楚人討治陳人攜貳之故而立子囊利殺子辛立子囊為令尹必改行必改行必而疾討陳疾急也而急陳近於楚陳之民朝夕急其國之民危急能無往乎能無往從有陳非吾事也言晉力不能及陳無之而後可無陳陳侯逃歸傳助陳戍守冬諸侯成陳以備楚也子囊伐陳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城棣鄭地諸侯為會以救陳季文子卒即行大夫入斂魯大夫入視文子斂去聲公在位公在祚階宰庀家器庀具也季氏之宰庀具家器○庀皮上為葬備為葬備為無衣帛之妾其家妾不衣帛○衣去聲無食粟之馬其廐馬不食粟

忘刻人也迹其黨仲遂傾歸父給晉仇齊以專魯國之政安在其忠於公室哉雖妾無衣帛馬不食粟不過小廉曲謹而已何足數也

無藏金玉其府庫無金玉之藏無重器備無珍寶之重器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君子觀季文子其儉於其私家可知其忠相三君矣相宣成襄三公矣○相去聲而無私積而無私家積子可不謂忠乎非盡公忘私不能及此可謂忠矣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二十二

左傳評林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奧田元繼志季父輯著

襄經六年

高閔不言逐而以自奔為文者朝廷尚敬而弱瀆慢如此所以罪弱也俞臯杞小而去魯遠舊雖來赴而魯不往會葬者蓋以婚姻之故也叔姬嫁於杞定姒乃杞女也高閔齊圖萊久矣自宣七年伐萊自是而遂滅之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三十三

魯襄公三

梅谿 林堯叟唐翁

經六年甲午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桓公卒子

夏宋華弱來奔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季孫宿如晉

莒人滅鄆○冬叔孫豹如邾○李孫宿如晉宿行父之子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傳六年春杞桓公卒即杞伯姑容始赴以名杞自入春秋未嘗書名

同盟故也桓公三與成公同盟故赴以名○宋華弱與樂轡華弱樂轡皆宋

夫少相狎二人自少而相狎親習也○少去聲狎戶甲反長相優二人既長而相優調

按杞國入春秋來

已歷武靖共德成

五公未有一人書

名者故曰始

張大嶽子蕩以弓

楷華弱於朝則華

弱直而子蕩曲也

平公獨逐華弱不

逐子蕩固為非刑

即華弱與子蕩並

逐亦未為得其當

也

按字書勝負之對

也杜林並從之又

平聲任也堪也

滙參傳氏曰子蕩

已出子罕不復逐

其射門之怨若趙

盾之於賈季也據

此則孔疏以亦逐

子蕩恐即被逐故

射子罕之門宋不

逐子蕩故子罕善

之如初者未確

補注魯以往年夏

戲也○又相謗也

長去聲○調戲之過

輒相謗讎

子蕩怒

子蕩即樂轡因

華弱為司馬而難

以勝矣

言其懦弱

遂逐之

華弱夏

怒以弓楷華弱於朝

樂轡張弓以貫華弱之頸於宋

之公朝若械之在手故曰楷○

楷工人平公見之

見其楷曰司武而楷於朝

司武司

下同

宋華弱來奔

華弱被逐

故來奔魯

司城子罕曰

同罪異罰

言樂

轡與華弱相狎相優其罪

非同逐一否其罰乃異

非刑也

非用刑平

專戮於

朝

且樂轡專輒以弓

楷戮華弱於朝

罪孰大焉

無君之罪

亦逐子蕩

亦逐樂

轡使去

子蕩射子罕之門

子蕩被逐臨去乃以矢

射子罕之門○射音石曰

幾日而不我從

言我射汝門汝亦當以不

如初

言子罕雖見辱不追忿

○秋滕成公來朝

朝于

始朝公也

滕子即位

○莒人滅鄆

鄆恃賂也

鄆有

之賂在魯恃之

而慢莒故滅之

○冬穆叔如邾聘

叔孫豹

且脩平

年孤

○晉人以鄆故來討

晉以鄆屬魯魯不致力救

助為莒所滅故來治魯罪

曰何故亡鄆

言何故不救

季武子如晉見

季武子即

季孫宿始

代父為卿見於

大國○見音現

且聽命

且謝亡鄆

○十一月齊侯滅

萊

萊特二年賂夙

於鄭子國之來聘

沙衛之謀故滅

也

子國即鄭公子

年晏弱已城東陽

以而遂圍萊

晏弱因治城

甲寅堙

堙土山也作土山

環城傳於堞

堞城上女牆也周

堞城為土山傳

附於女牆

○傳

及杞桓公卒之月

今年乙未王湫帥

音附堞音堞

左傳平水卷三十三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為不義小人之尤者鄙人欲立營甥而昔人能拒則非大賢不能矣舍鄙罪首義所未安當以左氏之說為正孫氏攻城篇三月而後成距堙注謂躡土高而前以傳其城也

師王湫故齊人成及正興子正興子萊大夫棠人棠萊別邑軍齊師蓋王湫正興子帥別邑之軍齊師以解圍齊師大敗之大敗王秋等丁未入萊齊師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浮柔萊共公名奔萊別邑○共音恭正興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莒附齊故殺正興子王湫四月陳無

字獻萊宗器于襄宮無字即陳桓子陳完玄孫獻萊宗廟重器于齊襄公之廟晏弱圍棠萊子奔棠故圍之十一月丙辰而滅之滅遷萊于鄆遷萊于鄆高厚高固子與崔杼定其田之疆界經七年乙未春郊子來朝鄭音○夏四月三上郊不從乃免牲稱牲既十日也○小邾子來朝○城費費氏邑自城費而季氏始強○費音秘○秋季孫宿如衛○八月螽無傳為災

季本成七年吳伐鄭鄭既從吳至是吳與晉通好而遂不禁鄭之親魯故復來朝以修舊好汪克寬三卜雖得禮而上郊止於三月今書四月而三卜不從則過時不敬以致龜違故書以譏非時而非譏其瀆上也

家鉉翁季孫行父身死子繼首城賜邑將以抗君而專國故春秋書以著犯上作亂之漸趙鵬飛楚伐陳而未得志今復聲兵而圍之宜陳有所

故書○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鄆鄭地○鄆音委又為○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鄆鄭地寔為子駟所弑○僖公弑簡公嘉立○鄭曹去又音參下同○陳侯逃歸自是凡會同無陳矣傳七年春郊子來朝始朝公也郊子至此始朝于魯○夏四月三上郊不從乃免牲言我乃今而後知有三上郊之道灼龜曰上揲著曰筮孟獻子曰魯仲孫蔑吾乃今而後知有三上郊不從乃免牲言我乃今而後知有三上郊之道灼龜曰上揲著曰筮夫郊祀后稷以配天以祈農事也后稷周始祖能播殖是故啓郊而後耕○鄭而後耕耕謂春分先郊祀而後耕今

不堪故鄣之會陳
侯逃歸
李廉園國書大夫
自公子貞始
傳七年
王陽明孟獻子歸
答於既耕而卜盡
不知天之不歆其
僭也

張其獻子引詩讓
位雋永可玩
滙參引言非才不
可安居官位

經世鈔人之賞交
賢人之言足重如
此
王百穀田蘇與起
臭味相合則起之
賢可知
彭士望春秋已重
鄉評開月且中正
之風
滙參正直二字解
得明晰有意味孫
執升曰交遊之道
通于事君猶可想
見三代君臣之際
非特遜讓為美也

既耕而卜郊周四月是建卯之月宜其不從也宜上

不從也言南遺為費宰費季叔仲昭伯為隧正昭伯

已過時昭伯之孫隧正欲善季氏昭伯欲與而求媚於南遺

媚愛於南遺謂遺請城費教南遺請吾多與

而役與汝徒役故季氏城費傳言祿去公室小

邾穆公來朝朝于亦始朝公也小邾子始秋季武

子如衛孫宿報子叔之聘子叔即公孫剽且辭緩報

且言國家多難非貳也非貳也非有二附冬十月晉韓獻

子告老致仕事公族穆子有廢疾穆子韓厥長子辭穆子曰詩曰

穆子有病廢之疾將立之代厥為卿辭辭卿曰詩曰

舉召南豈不夙夜言豈不欲謂行多露懼多露之濡

不可又曰又舉小雅弗躬弗親言譏在位者庶民弗

信則庶民弗敬信其命喻已有無忌不木無忌即穆

能讓其可乎賢者可乎請立起也請立無忌與田蘇

游言韓起與晉賢而曰好仁田蘇言韓起之好詩曰

舉小雅靖共爾位靖安也言君子靖安共好是正直

求正直之人神之聽之如是則神介爾景福介助也

介助爾恤民為德靖共其位所以正直為正正直已

之正曲為直正人之曲參和為仁德正直三者皆備

仁參直南如是則神聽之如此則神介福降之降

仁又音三

四

魏禧穆子以癡疾以介立之不亦可乎言起有此三德立庚戌使宣子言起有朝宣子即韓起使韓起為卿而朝于君遂老韓厥遂老致仕晉侯謂韓無忌仁無所私利晉侯謂無忌仁知言哉使掌公族大夫掌主也穆子初為公族大夫今使主之為且拜武子之言且拜而尋孫桓子之盟盟在成三年公登亦登襄公登階進叔孫趨走曰諸侯之會言諸侯寡君未嘗後衛君今林父不後寡君未知所過寡君未知何所過吾子其少安安徐孫子無辭林父無辭以對亦無悛容亦無悛容穆叔曰穆叔曰

得也似較明

孫叔孫子必亡言林父必有滅亡之禍為臣而君為人臣而與

過而不悛有過而不悛亡之本也此滅亡之本也詩曰舉召南退

食自公言退自公家委蛇委蛇其容委委蛇蛇而委

謂從者也從順衡而委蛇衡橫也謂不必折必折

楚子囊圍陳即公會于鄆以救

鄭僖公之為大子也鄭僖公為大子時於

成之十六年於魯成公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鄭僖公與子罕如晉不禮

焉鄭僖公不禮於子罕又與子豐適楚鄭僖公又與子豐適楚亦不

禮焉鄭僖公不禮於子豐及其元年及鄭僖公即位之元年朝于

晉鄭僖公朝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豐欲愬鄭僖公於晉而廢之

王荆石信公三不
禮於大臣其見弒
宜也胡氏乃謂聖
人致其從晉之志
而書如會鑿矣
按來病君子所以
為瘡今三不禮于
其臣庸亦甚矣固
當如其疾以各其
死耳

同上往來二字相
映亦小小顧盼處
補注而執之使公
子黃往入楚軍

補注傳因言公子
黃所以奔楚二慶
所以見殺

襄經八年
傳說彙纂鄭伯被
弒經既從赴而書
卒則自當書葬
王治鄭欲從楚故
侵蔡以致楚然後
告絕於晉而與楚
平春秋惡之故稱
人以示貶
張滄昔人滅鄆而
魯不敢爭伯主不
討所以興兵伐魯
疆鄆田也

傳八年

左傳評林卷三十三

罕止之子罕止子豐使及將會于鄆及鄭僖公將子

駟相子駟相禮又不禮焉鄭僖公又不侍者諫鄭之

進諫於不聽又諫侍者又殺之僖公怒及鄆及

地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瘡疾赴

于諸侯傳言經所簡公生五年簡公僖公子奉而立

之子駟乃奉簡陳人患楚楚圍慶虎慶寅謂楚人

夫使告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公子黃哀公弟言

而執之使楚人楚人從之子黃二慶使告陳侯于

會二慶乃使人告曰楚人執公子黃矣言楚人已執

君若不來陳侯若羣臣不忍羣臣不忍社稷宗廟陳

以不書救懼有二圖恐有二月君屬陳侯逃歸陳侯逃會而

經八年丙申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

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時公在晉晉悼難勞諸侯唯

公先歸公至自晉無莒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

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晉侯使士匄來聘

傳八年春公如晉朝襄公如晉且聽朝聘之數晉悼

霸業故朝而稟錄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鄭象

其多少之數錄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鄭象

死於弒也謀子駟謀殺子駟子駟先之子駟乃先羣

左傳平林卷三十三

六

補注陳氏曰辟殺
謂真于理也今案
凡辟殺諸子不告
二孫微奔不告

經世鈔後數十年

事明如指掌而乃
出童子之口何哉

王元美子產當童
子時遂先見如此

使未獲變時早用
其言必無擇強庇

民犧牲待境之禍

伊侃王半山與程
明道論新法王雱

攜婦人冠出曰第
須殺韓琦富弼耳

子國數語正是半

山對症之藥

經世鈔范文子貴
士與語自不同迂

儒氣紗帽氣往々
不中用如此然此

語却別有可用處
唐錫周後半部左

傳全賴此人生色
至此方見于畫嘆

叔度來何暮也
李應所謂尊晉侯

者不過不以大夫
敵諸侯之義耳

補注傳釋卿不書
以晉侯在會

揚升菴昔既滅鄭
又復伐魯而霸討

不及晉方有事秦
楚故也據此則昔

先去聲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也辟罪

罪於四子而戮孫擊孫惡出奔衛子孫擊孫惡皆○庚

寅鄭子國子耳侵蔡子耳子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侵

以末媚鄭人皆喜鄭國之人皆唯子產不順子產子

於晉以獲變為喜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言有國者以文德為

禍莫大焉鄭國之禍楚人來討楚人若來討能勿

從乎鄭能勿從之若從晉師必至晉師必至晉楚伐

鄭晉楚交兵自今鄭國自今以後不四五年不至四

弗得寧矣弗得安子國怒之子產之父曰爾何知

國有大命鄭國有師旅而有正卿正者政也

童子言焉汝童子也將為戮矣將必為刑○五月

甲辰會于邢丘見經以命朝聘之數以命諸侯朝

諸侯之大夫聽命不欲勞諸侯故使季孫宿齊高厚

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五國皆以鄭伯獻捷于

會鄭伯親獻蔡故親聽命故親聽朝大夫不書大夫

尊晉侯也晉悼復文襄之業制朝聘之節儉而有

莒人伐我東鄙文經以疆鄆田莒既滅鄆魯侵其西

○秋九月大雩見五年大雩○冬楚子

囊伐鄭即楚公討其侵蔡也果如子子駟子國子耳

欲從楚鄭三大夫子孔子矯子展欲待晉子孔子穆公

人以兵滅鄭明矣
孰謂以其子繼鄭
為滅鄭耶
經世鈔子國何煩
以對童子
俞寧世駟備而展
正然兩段議論各
有精采鄭曲而晉
直然而段薛令各
有風致
乾坤鑿度天降嘉
應黃河先清三日
清變自白變赤赤
變玄黃各三日千
年一清清則聖人
出
顧九疇如子駟之
言不惟靡國用抑
且示人反覆晉楚
之兵何時而已也

游子子展子罕子欲
待晉來救○嬌音矯
子駟曰周詩有之舉逸
曰俟河
之清黃河水濁一清
人壽幾何言人壽促而河清
兆卜也詢謀也
職競作羅職主也主競作羅
網之難無有成謀
之多族鄭之主謀
民之多違民各有心
事滋無成謀
之成功民急矣今楚伐鄭
姑從楚姑且服
以紓吾民
緜緩也以緩吾民
晉師至晉師若
吾又從之吾又從
敬共幣帛敬共幣帛之
禮○共音恭
以待來者來伐鄭者
小國之
道也○道也○竟境
以待疆者○以待晉楚兵
而庇民焉而服
晉楚二竟之
界上○竟境
以講會
待于二竟待
以庇
寇不為害晉楚之寇無
民不罷病鄭國之民無
爭戰之罷病

王荆石子展有定
見而詞理並勝
汪道昆時悼卽位
左修伯業故子展
欲待之

○罷
不亦可乎言其子展曰小所以事大言小國所
信也○實之信
小國無信既為小國
兵亂日至兵
之亂亡無日矣滅亡之禍
五會之信謂鄭之與
至其國亡無日矣滅亡之禍
五年會戚又會城棣七年會
鄆八年會邢丘凡五會之信
今將背之今將背晉而
佩
雖楚救我雖晉若伐鄭
將安用之言失信得楚
我無成之親反不與成
鄙我是欲楚以鄭為鄙
不可
從也○不可從也
不如待晉
晉君方明晉君
政方
四軍無關四軍謂晉上中下
八卿和睦四軍軍
精明
必不棄鄭而必不棄鄭
楚師遼遠楚師至鄭
糧食
和心
必不棄鄭而必不棄鄭
楚師遼遠楚師至鄭
糧食
將盡且將罄盡必將速歸且將速歸何患焉豈能

孫鑣此亦多四字
句然却不厭則以
意多而詰淨鍊故

孫鑣此亦多四字
句然却不厭則以
意多而詰淨鍊故

將盡且將罄盡必將速歸且將速歸何患焉豈能

必不棄鄭而必不棄鄭楚師遼遠楚師至鄭糧食

和心必不棄鄭而必不棄鄭楚師遼遠楚師至鄭糧食

精明四軍無關四軍謂晉上中下八卿和睦四軍軍

政方四軍無關四軍謂晉上中下八卿和睦四軍軍

從也○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晉君

我無成之親反不與成鄙我是欲楚以鄭為鄙不可

同上有兩五字句
收氣亦覺稍舒
穆文熙子展謂完
守老楚杖信待晉
二語於理於勢俱
為精當子駟之言
暫救楚禍不思晉
難卒之晉楚皆失
可恨

補注傳言鄭以六
卿異心是以不競

鍾伯敬子駟子展
二人之譬畫正否
瞭然而駟亦得售
其說則以鄭人偷
目前之細娛而忽
遠大之至計也

舍之聞之舍之子展名杖莫如信人之可倚杖者莫如誠信完守以

老楚完全守備以老楚師杖信以待晉倚杖誠信以待

不亦可乎如此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舉小雅詩謀夫孔多

庭發言者多誰敢執其咎若有不善誰適肯受其咎如匪行邁謀

匪非也邁往也言謀事如此如非行非往而坐圖遠近是用不得于道是用不得其道

請從楚請從楚駢也受其咎駢子駟名子駟使王子伯駢

告于晉伯駢鄭大夫使告曰君命敝邑言晉當命鄭脩而

車賦賦兵也而汝也倣而師徒倣汝之師旅徒眾以討亂略

不敢寧處不敢安居悉索敝賦索盡也悉盡敝邑之兵賦以討于

蔡以討蔡人獲司馬燮獲蔡司馬燮獻于邢丘獻于邢丘今

楚來討今楚人來曰女何故稱兵于蔡言汝鄭何故舉兵以伐蔡

音汝音汝焚我郊保郭外曰郊保也焚我郊外之保馮陵我城郭城

曰郭馮迫也迫陵我敝邑之眾凡我鄭國之民夫婦男女已

嫁娶之夫婦未不遑啓處不暇跪起居處以相救也以

救恤其難翦焉傾覆翦盡也言盡焉有無所控告無

而告誦引民死亡者凡民之死非其父兄非其家之即

其子弟即其家之夫人愁痛夫人猶人人也人人不

知所庇不知所以庇民知窮困鄭國之民皆知而受窮乏困苦之極

盟于楚而受盟誓孤也與其二三臣孤鄭伯自稱言

政之不能禁止言民欲從楚不敢不告不敢不知武

子使行人子負對之知蕃使晉行人曰君有楚命言

君有楚人亦不使一介行李一介獨使也行行李行人

人音箇告于寡君告急于而即安于楚而受盟于楚

君之所欲也此鄭君之所願欲也誰敢違君誰敢違君寡君將

帥諸侯晉君將帥列以見于城下以軍禮見于鄭之

如唯君圖之唯鄭君自圖度之○晉范宣子來聘即

且拜公之辱謝此春告將用師于鄭告魯召兵公

享之魯公為設宣子賦標有梅召南標有梅詩標落

魯及時共討鄭取其汲汲相赴○標音標上聲李武

子曰誰敢哉言誰敢不今譬於草木今以草寡君在

承晉在晉君君之臭味也如草木香氣歡以承命歡樂

之命何拘於時武子賦角弓小雅角弓詩

姻無相遠矣賓將出范宣子受武子賦彤弓彤弓天子賜

業復受彤弓於玉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

君文公獻功于衡雍晉文公獻楚捷于衡受彤弓于

襄王襄王賜文公以為子孫藏藏之以句也先君守

官之嗣也句宣子名言已嗣其敢不承命敢不承命

左傳評本卷三十三

按此篇竟是整對
格自公字實出以

及賦詩贈答無不
相準而立上半多
賦角弓句下半恰
好以知禮之贊對
之妙甚

按取不承命一句
應上段起結兩句

此筆法之周到也

襄經九年
高閔宋自昭文以
來亂敗相屬三書
宋災見人事之不
修也

家鉉翁穆姜為行
父所幽以死魯國
之大無有如穎考
叔之悟其君者畏
季氏也行父取穆
姜喪具以葬齊姜
其心可誅矣

盟于戲鄭與焉然
柯陵之盟亦書於
伐鄭之後則鄭服
夫可知今以經考
之盟柯陵之後諸
侯再伐鄭則其未

得志於鄭可知盟
戲之後楚子伐鄭
則為鄭服可知十
一年同盟毫城北
此亦鄭受盟也會
于蕭魚亦鄭與會
也皆書於伐鄭之
後此事而觀可見
矣

傳九年
孫鑛緹岳水器略
魏蘊於火政知古
大臣之遇災不苟
於公問知古人君
之遇事好學於士
弱之對火災知近
臣掩過之足惡於
對國亂無象知亂
世災祥之無憑

以匡君子以為知禮
范句受之所謂知禮

經九年丁酉春宋災
天火曰災
來告故書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成公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

君穆姜
無傳四月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

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伐鄭而書同盟則鄭
受盟可知○戲音義

鄭楚共
鄭簡

傳九年春宋災
見經
樂喜為司城以為政
樂喜子罕
也為宋正

卿知將有火災素
使伯氏司里
伯氏宋大夫
司里為里宰

至火災未
徹小屋
小屋易徹故徹
塗大屋
大屋難徹
之以開火道

陳畚揭
畚音籠揭土輦陳設
具緹岳
緹岳
索岳

汲器具備汲水器
備水器
備列蓄水器
量輕重
計量
人力

蓄水潦
蓄積池沼溝
積土塗
蓄積塗火殺
巡丈

城
巡行也丈度也
繕守備
繕治守備之
表火道
火起
則從

其所趣標
使華臣具正徒
華臣華元子為司徒
正徒
役徒也司徒之所主也使

具役徒以
令隧正納郊保
隧正官名也五縣為隧
奔

火所
隨火所起
使華閱討右官
華閱亦華元子代元
為右師使討於右官

官庀其司
庀具也使庀具其官
向戍討左
師使治左

亦如之
亦庀具其官
使樂過庀刑器
樂過為司寇
使庀具刑書

刑器刑書也
亦如之
亦具其官屬
使皇郎命按正出

至元美宋倫火之政周悉如此則雖災不為害

左傳言木卷三十三

馬皇郎皇父充石之後校正主馬故使皇郎命工正

出車命工正出車故使皇郎備甲兵戎武守具備甲兵

武師守備使西鉏吾戎府守戎府守具備甲兵令司官

巷伯司宮奄人巷伯寺人二師令四鄉正敬享

二師左右二師也卿正卿大夫也祝宗用馬于四墉

者積陰之氣故祀之杜曰用馬非禮○墉音庸 祀

盤庚于西門之外祀之杜曰祀盤庚非禮晉侯問於

士弱士弱士莊子也曰吾聞之言以吾宋災宋有於

是乎知有天道宋人自知天何故何故對曰士莊子

古之火正古之火正掌火有功或食於心心大火東

以火正配食於或食於味味鶉火南方柳星也或以

音晝以出內火季春建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

大火星伏在日正夜不得見則禁民放火是故味為

鶉火味即柳星為南方朱心為大火心即心星為東

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商丘陶唐堯有天下之號闕

正昭元年傳曰遷闕伯於商丘主辰辰大祀大火實

大火而火紀時焉紀季春出火季相土因之相土契

祖也始代闕伯之後故商主大火商人閱

其禍敗之釁閱猶數也商人數其前必始於火常由

而生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宋乃殷商之後是以知

禍敗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宋乃殷商之後是以知

左傳平水卷三十三

三十一

俞寧世左氏叙火政三則獨此最為詳核蓋因預為之防故也未結所以得預之故理極精微陳廣野聞商人之禍敗始自獨夫不聞以火當春秋時列國之災燼炎安起者甚多非盡商之子孫也然則辛伯之論疎矣

俞寧世左氏叙火政三則獨此最為詳核蓋因預為之防故也未結所以得預之故理極精微陳廣野聞商人之禍敗始自獨夫不聞以火當春秋時列國之災燼炎安起者甚多非盡商之子孫也然則辛伯之論疎矣

謂近且也顧炎武曰相土代關伯主之火星宋其後也世司其占故先知火

耳國亂無象言國無道則禍亂不可知也與其邦或

無難以喪其邦○夏季武子如晉即季報宣子之聘也

宣子聘○穆姜薨於東宮東宮魯太子宮也穆姜淫

宮事在成始往而筮之穆姜始往東宮而遇艮之八

十一年○通遂強指為連山歸藏之易獨朱文公曰是謂

艮之隨蓋五爻皆變惟二得八故不變愚按乾又七

九坤又六八此其大凡也然乾又用九而不用七坤

又用六而不用八用九故老陽變而為少陰用六故

老陰變而為少陽不用七八故少陰少陽不變此言

遇艮之八蓋艮卦六爻三上以九變初四五以六

變唯二得八不變文公之說真發明先儒所未到史

曰筮史辭是謂艮之隨三三蓋艮五爻皆變為隨

其出也史謂隨非閉固君必速出君謂穆姜必速

曰穆姜亡無也是於周易言是卦曰隨元亨利貞無

咎言隨之卦義元始體之長也元之為義於時為

常為仁故曰體之亨亨通嘉之會也為夏於德為亨

於五常為禮故曰利宜義之和也義之和也利之為義於時為

常為義故曰貞貞正事之幹也貞之為義於時為冬

智故曰幹體仁足以長人之體仁體元也此而效之謂

君長之道足嘉會足以合禮得會通之嘉乃合於禮

為嘉又安利物足以和義和於義乃能利物豈有貞

得亨乎利物足以和義不得其宜而能利物乎貞

固足以幹事能幹事也然故不可誣也德不可誣罔

乃占之卦不變爻故謂之八是占不變之稱也杜氏以為連山歸藏之占沈雲將元體之長也一段與文言畧同疑古書本有此語孔子作文言乃采而用之

穆文熙婦人一失其身萬事瓦裂穆姜淫亂死而能知其過則亦何益彭士望聰明人溺於情欲先事能明後事能悔但當事把捉不住耳穆姜巫臣晉公皆是

也是以雖隨無咎是以隨人而無凶咎明無四德今者則為淫而相隨宜有咎也

我婦人今我穆姜也而與於亂而與於僑如淫亂固在下位夫固在下位而有不仁而有淫亂不可謂元不可謂元

謂之不靖國家欲廢成公去季孟是不安靖其國家不可謂亨不可謂亨

作而害身作亂而自害其身幽廢於東宮不可謂利不可謂利棄位而

姤姤之別名棄夫人之位而與僑不可謂貞不可謂貞

貞有四德者貞四德者隨而無咎是以雖隨而無凶咎我皆無

之此我皆無豈隨也哉豈足以盡我則取惡皆其自取

能無咎乎能無凶咎乎必死於此必死於此東宮弗得出矣

姜姜辭而不德○附錄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士雅秦大夫

王荆石子囊所稱王荆石子囊所稱晉政最盡而不可晉政最盡而不可

敵處則在將帥之敵處則在將帥之相讓一節為出入相讓一節為出入

之見然楚有子囊之見然楚有子囊此楚晉所以相雄此楚晉所以相雄

長也豈惟楚不可長也豈惟楚不可加兵於晉哉加兵於晉哉

善其卿士遜讓於其大夫不失守其大夫不失守其士

競於教其士競於其庶人力於農穡其庶人力於農穡

農穡農穡商工阜隸商工阜隸者者不知遷業不知遷業

之不雜不知韓厥老矣韓厥老矣知密稟焉以為政知密稟焉以為政

而偃遜而偃遜使佐中軍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樂廩韓起少於樂廩

居己上居己上使佐中軍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樂廩韓起少於樂廩

左傳平水卷之三十三左傳平水卷之三十三

唐錫臣晉八卿唐錫臣晉八卿和睦妙在韓厥老和睦妙在韓厥老

只是七個人讓也只是七個人讓也吾不能爭晉弗能吾不能爭晉弗能

前議後叙恰作前議後叙恰作

首尾照應章法隨筆便是化之至也

孫鑣上不重出中行此重出變則以士魴故魏趙順敘是欲不排

唐錫周通篇極稱晉不可敵乃秦伐而不能報一何矛盾輕今下一晉饑

二字而楚不能與爭者自在矣此種應法妙在筆墨之外

官東萊秦侵晉晉既以饑故弗報矣鄭方服楚晉即合諸侯以伐之者何

年少於而樂厲士魴上之而厲魴皆讓起居己上使佐上軍起

上軍厲將下軍魏絳多功魏絳有和戎之功以趙武為賢魏絳

武以為之佐武將新軍絳佐新軍君明為君明臣忠臣忠為臣忠上讓克忠上讓

尊官下競力競當是時也當今之時晉不可敵敵當也晉

當事之而後可以楚服事晉國而後可也君其圖之楚君其圖之王曰

楚共吾既許矣言我既許秦使矣雖不及晉雖不及晉國必將出

師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武城楚地楚共王出師至于武城以

為秦援以為秦師之援秦人侵晉無鐘鼓曰侵晉饑五穀不熟曰饑弗能

報也秦不能報秦之侵○冬十月諸侯伐鄭鄭從楚也庚午季武子

齊崔杼宋皇郈從荀罃士匄門于鄆門鄆門三國大夫從晉中軍將佐

蓋報秦不過逞志於西戎而得鄭則

可稱雄於中國將急於其所必爭不得不忍於其所可

緩此悼公圖霸之大畧也卒之既服鄭而歸即謀所以息民而輸積聚以貸亦以饑故耳

門于師之梁三國從晉上軍將佐門于鄭城門師之梁亦城門名滕人薛人從

樂厲士魴門于北門二國從晉下軍將佐門于鄭城門師之北門杞人郕人從

趙武魏絳斬行栗二國從晉新軍將佐斬行栗表道樹也甲戌師于汜

衆軍還聚於汜汜音凡令於諸侯晉人宣令於諸侯曰脩備器

脩治兵盛餼糧盛平聲餼音食○歸老幼歸師中之老幼示將

師居疾于虎牢諸侯已取鄭虎牢故便肆眚圍鄭肆眚圍鄭肆

也青過也肆赦諸軍之有過者而後圍鄭鄭人恐鄭人聞晉令恐懼乃行成乃與

晉中行獻子曰即荀偃遂圍之欲遂圍鄭以待楚人之救也

以待楚師而與之戰而與楚師決戰不然苟不如此無成若不圍鄭與楚

左傳平水卷之三十三 二十一

孫應釐灼見事體三分四軍殊盡駕馭之道

胡氏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知武子明於善陣之法而不與楚戰楚師遂屈得制勝之道矣

戰必無成功言楚來救鄭鄭復將從楚知武子曰即荀許之盟許鄭而

還師而歸諸侯以敝楚人敝楚人以罷吾三分四軍

上中下新四與諸侯之銳與諸侯精以逆來者楚師

之來伐於我未病於我晉國未有病損楚不能矣

鄭者猶愈於戰猶勝於與暴骨以逞骨以快其心

不可以爭言爭以謀不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制也先王法制諸侯皆不欲戰諸侯之師皆乃許鄭

成也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鄭服也

盟將盟鄭伯將鄭六卿公子駢公子發公子嘉

補注周礼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鄭玄云正室適子也

陳南園前不唯字孔縛得妙後不唯字活動得妙兩下對勘只換中間數字兩頭一字不換

遂成絕世妙文經世鈔與晉定盟如愚所云者在此時

孫鑣左氏辭命類多婉錯此獨直而非然却可想見當時急忙中出情態

子公孫輒子公孫蠆子驍○蠆公孫舍之子及其大夫鄭之諸門子卿之適子皆從鄭伯會○從去聲

晉士莊子為載書士莊子即士弱曰自今日既盟之後言自今日既受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鄭國若不

是命而或有異志者而或有異志有如此盟如此違

公子駢趨進言乃趨走而進曰天禍鄭國禍於鄭國

使介居二大國之間介猶間也使鄭間居於晉楚二大國之間

德音晉楚大國不加而亂以要之而以兵亂之加強

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使鄭之鬼神不得

人不獲享其土利使鄭之民人不得夫婦辛苦墊隘

評苑辛苦難嘗之
味也墊隘委頓之
狀也

按襄四年傳甲兵
不頓注頓壞也疏
頓謂挫傷折壞今
俗語委頓是也

經世鈔鄭國而以
下二十五字長句
數語亦能應變

按改載書三字何
等無禮

王荆石鄭皆晉從
楚其屈在鄭故有
戲之盟而公子驪

董乃欲惟礼與強
是從夫晉為有礼
從之則是晉楚皆

強並從則難子驪
於是為無信矣

墊隘猶委頓也夫婦辛苦
季頓於爭戰○墊音玷

自今日既盟之後自今日既鄭國而不唯有禮與

疆可以庇民者言鄭國而不唯見晉楚之有禮可是

從是聽從而敢有異志者敢有異志不與有亦如之

亦如此盟荀偃曰改載書子驪亦以所言載於公孫

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昭告大神而若可改也若

大國亦可叛也則大國之人知武子謂獻子

曰我實不德言我實無德而要人以盟而強

豈禮也哉豈禮之所非禮何以主盟既非有

姑盟而退不知且為脩德息師而來脩我之

終必獲鄭終久必何必今日何必欲速我之

民將棄我晉國之民豈唯鄭豈唯鄭國

若能休和若能休諸侯之遠人將至遠方之人何恃

於鄭豈恃一鄭乃盟而還乃兩用載書晉人不得志

以諸侯復伐之以諸侯復伐鄭

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三門鄭門師之梁北門也閏

月戊寅杜云閏月當為門五日晉人三分四軍更

苦之癸亥去戊寅凡十六日以癸亥始攻攻輒五日

得有一閏月戊寅戊寅是十二月二十日疑閏月當為

濟于陰阪陰阪有津晉自此濟侵鄭復侵鄭次于

補注復伐之一役
非再舉史不書

蓋注三分今刊行
杜注本作三番番
數也遮也

陰口而還地名鄭子孔曰即公晉師可擊也言晉師困蔽可

擊師老而勞師既久出而勞頓且有歸志且有思歸之志必大克之

勝之必大子展曰公孫舍之不可言不可擊晉師傳錄公送

晉侯魯襄公送晉悼公于師晉侯以公宴于河上飲宴于河上

問公年襄公幼小未冠故問公年季武子對季武子代對曰會于沙隨

之歲沙隨之會莊成十六年寡君以生言襄公生於是歲晉侯曰十二

年矣悼公言至今十二年矣是謂一終十二年號為一終一星終也歲星

是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國君十五歲可以生子禮也古人之禮也君可以

冠矣言魯君十二歲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大夫謂季武子何不為魯君加冠之

武子對武子又答曰君冠言國君之行冠禮必以裸享之禮行

之裸謂灌鬯酒也享祭先君也言必以金石之樂節

之以鍾磬為舉動之節以先君之祧處之諸侯以始祖之廟為祧必加冠于先君廟

音桃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未可具備此等禮樂之文

請及兄弟之國請還及同姓兄弟之國而假備焉假借鐘磬之備以行禮

晉侯曰諾晉悼公應之曰諾公還及衛襄公乃還至衛冠于

成公之廟行冠禮於衛成公之廟假鍾磬焉假借鐘磬以成禮

禮所謂以金節之禮也得冠禮楚子伐鄭鄭與晉子駟

將及楚平公子駟將從楚求成子孔子驥曰子孔子驥即公子驥與

大國盟言晉為盟口血未乾言血於口尚未乾音干而背之而背晉與

是聽一路子駟子展著眼在吾盟便

雁參以公一以字寫出幼小光景補注公有適母之喪晉侯不當與宴季武子不能以公固辭皆非也晉平渙梁之會亦與諸侯宴于溫諸侯在喪廢禮其來遠矣孔氏謂傳皆無譏則卒哭之後得宴樂何其謬也按處處分之處喪四年傳民有寢廟

獸有改草各有攸處
王元美聞之君子
禮變於不得悼
公宴公於河上十
二年焉而命之冠
居然藐諸之意矣
武子既知君冠有
禮則盍對之曰歸
而行於祖廟未為
後時而拂其請也
而願寄於衛廟假
鐘磬焉鍾磬可假
先君其可假乎禮
苟變而可則何適
不可也
按子孔子驥著眼
在吾盟只有晉命
是聽一路子駟子
展著眼在吾盟便

有唯強可庇兩路楚○背音
看他既曰豈敢背佩下同
之又曰背之可也
捻是以背為主可
以背為不背

云言我之為唯強是從惟強有力今楚師至今楚師至鄭吾盟固

盟誓之言盟誓之言豈敢背之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質主也且

質音致要平聲神弗臨也鬼神不臨所臨唯信神之所臨

信者夫誠信言之瑞也符瑞也善之主也為善之

是故臨之是故明神臨明神不蠲要盟明神不以要

背之可也言背戲之乃及楚平乃及楚公子罷戎人

盟罷戎楚大夫入盟同盟于中分中分鄭城中里名

仲楚莊夫人卒共王母卒王未能定鄭而歸共王以母喪

評茲今晉要我為盟而無誠信神必不潔其盟

毛晉魏絳真是經國而歸

我亦不是偷安言

今有主張事人有本末

彭士望晉臣私積

齊臣私施一舉而

出積是第難事

宗戚何以不然

湯睡菴悼復霸全

在息民一事息者

即管仲相齊參其

鍾伯敬魏絳真是

經國實際人看他

和我全非偷安言

言自有主張事

自有本末

彭士望與主未有

○積漬自公以下苟有積者苟有積聚

絳請施舍魏絳請施恩輸積聚以貸輸盡也盡其積

○積漬自公以下至卿大夫士至卿大夫士

盡出之盡出以國無滯積國無滯而亦無困人亦無

不遂公無禁利亦無貪民民亦不貪祈以

幣更祈禱於神賓以特牲待賓以敬器用不作器用

節晉國上下三駕而楚不能與爭三駕三與師也謂

一年師於向其秋觀兵於鄭東

門自是鄭遂服楚不能與爭

左傳卷三十三

三十九

不儉衛文布衣帛
冠終至富盛凡富
彊生於勤儉但不
宜太刻嚴耳知此
則可定晉商優劣
也
補注不能與爭陳
氏曰傳言悼公復
伯

左傳評林卷三十三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三十三

左傳評林

明吳興凌稚隆
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奧田元繼
志季父輯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三十四

梅谿 林堯叟唐翁

魯襄公三

經十年戊戌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偃陽，偃姓，國，今彭城傳。

○公至自會音福，又通。○楚公子貞鄭公孫軌

帥師伐宋○晉師伐秦○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

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伐鄭此三駕○冬盜殺鄭公子駢公子

左傳評林卷三十四

襄經十年
高閼偃陽楚與國
也
孫覺晉因諸侯而
為利各恤災救患
而實自封殖也
王孫此致前事者
二事偶舉其可道
者也會吳猶可會
與滅人之國其惡
甚矣故以會致焉

曰大主齊世子光

序諸侯上主會者

為之也春秋不改

所以示譏言以強

弱事勢為先後也

傳說彙纂鄭三卿

之死經書盜殺胡

傳本程子說以為

失卿職者非也身

為國卿而駢首受

戮於盜則不能其

職明矣杜注孔疏

謂以盜為文故不

得言其大夫於義

為長

季本鄭雖未服而

諸侯已成虎牢則

伐鄭之功也故以

此飲至

傳十年

發公孫輒盜賤者也以賤者而一日殺三卿○戊鄭

虎牢向也曰虎牢今也曰鄭虎牢何不繫之鄭者為

不繫之衛綠陵不繫之杞梁山沙麓不繫之晉皆非

一國之辭也鄭部係之杞彭城係之宋皆一國之

辭也楚數救鄭矣宣元年為賈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二年闞叔成九年子重十

六年楚子十七年子重公子申皆不書於是始書救

鄭以為晉悼復伯楚欲救而不能也是故書救陳見

晉之終失陳書救鄭見楚之終失鄭云爾公至自伐鄭

傳十年春會于柤晉合諸侯于柤會吳子壽夢也壽夢即三

月癸丑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鐘離高厚

子也時吳子未至光從東道與諸侯會高厚及

遇非本期地故不書會相去聲下同不敬齊太子

光皆不士莊子曰晉士弱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高

恭敬士莊子曰晉士弱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高

即高厚太子即光將社稷是衛將齊國之社而皆不

敬厚與光棄社稷也是棄齊國之社稷也其將不免乎

平為十九年齊殺高厚二十五年弒其君光傳○夏四月戊午會于柤經書

始行也戊午○晉荀偃士匄請伐偃陽偃陽姒姓國而

封宋向戌焉向戌宋大夫以宋常事晉而向荀偃曰

城小而固荀偃執政言偃陽固勝之不武能勝偃陽弗

勝為笑不能勝偃陽固請荀偃士匄丙寅圍之丙寅

九日始命弗克孟氏之臣秦董父董父孟獻子

謹董父步挽重車偃陽人啓門偃陽人諸

施開機以縣門上

有寇則發機而下

張九二叔梁扶門

出人可謂絕力然

吾夫子亦有方而

不以力名乃所以

為聖

補注考工記車人

為車柯長三尺輪

崇三柯是輪高九

尺及長尋有四尺

車戰常崇於受四

尺八尺曰尋則戰

長一丈六尺也

汪元臣狄虎彌建

車輪為檣雄奇可

想然秦董父絕布

三登有同兒戲其

不為城下之骨幸

矣

孫鑣有力如虎推

此句亦是波瀾增

進參遙接作重提

之筆此段一篇中

下此偏陽人發縣門以閉耶人紇抉之紇耶邑大夫

攻門之士○縣音玄下同耶人紇抉之叔梁紇仲尼

之父也紇多力乃以手扶舉縣以出門者以出門者之士在門

內狄虎彌建大車之輪狄虎彌魯人建立大而蒙之

以甲蒙覆也而以甲以為檣檣大楯蓋以大車輪蒙

左執之虎彌左手執車右拔戟虎彌右手以成一

隊百人為隊虎彌自當孟獻子曰魯仲詩所謂有力

如虎者也舉揮風簡兮詩言有武勇主人縣布偏陽

布於城外以董父登之秦董父緣所縣及堞而絕之

堞女牆也偏陽人伺其登城堞音牒隊則又縣之董父既

則又縣其布以蘇而復上者董父蘇醒復緣布而

試之○隊音墜蘇而復上者上城者三次○復浮

去主人辭焉偏陽人嘉其勇力乃退董父帶其斷

帶其以徇於軍三日以斷布徇於魯諸侯之師久

於偏陽從丙寅圍偏陽至庚寅二十荀偃士句請於

荀偃晉二卿請於曰水潦將降向夏恐有久雨故懼

不能歸恐困於水請班師班還也請還知伯怒知伯

營聞一子怒投之以机荀偃以机案出於其間出於偃

曰女成二事言汝成伐偏陽封向成而後告余而後

事告余恐亂命我恐既成二事以不女違故從汝

而不女既勤君汝既勤而興諸侯而興起諸牽帥老

夫老夫荀偃自稱以至於此以至於偏陽之城下既無武守既

命言牽帥老夫

命言牽帥老夫

滙參女既動者數說得地

武功可而欲易余罪而又欲變易其罪於我曰是實班師言

審實命不然克矣不然克偏陽之城矣余羸老也余羸弱而年老可重

任乎不任受汝此重責七日不克今與汝約若七日不克偏陽之城

必爾乎取之必取爾二人以謝不克之罪五月庚寅月四日荀偃士

句帥卒攻偏陽晉荀偃士句帥士卒攻偏陽之城卒尊人親受矢石躬

矢石甲午滅之月八日書曰遂滅偏陽經言自會也

遂滅偏陽以與向戌以偏陽之地封宋向戌向戌辭向戌辭不敢受

封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言晉君若猶屈辱鎮安撫綏宋國而以偏

陽光啓寡君而以偏陽之地光寵開啓宋君群臣安矣宋之羣臣皆安於晉君之

賜其何貺如之言見賜之厚無以加此若專賜臣若專以偏陽貺賜於向戌

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是臣興起諸侯之師以自封為利也其何罪大

焉言得罪之大亦無以加此敢以死請敢冒死以請命乃予宋公晉從向

乃以偏陽之地予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丘宋平公為晉悼公設享禮於楚

丘之請以桑林桑林殷天子之樂名宋荀偃辭荀偃

不敢受桑林荀偃士句曰諸侯宋魯言諸侯之有於是

觀禮宋王者後魯周公後皆用天子禮樂故可觀禮魯有禘樂禘一年大祭魯則作四代

之樂故賓祭用之賓客祭祀皆用四代之樂宋以桑林享君言魯

禘樂待賓客則宋得以此桑林享晉君不亦可乎言俱天子之樂可以用之也舞師題

以旌夏舞師樂師也旌夏大旌也題識也樂師以大旌表識其行列晉侯懼

旌夏非常卒見之人心偶有所畏而退恐懼故退入于房房更衣之舍晉侯入于更衣之

似連解經轉落者叙議來寫歸化無迹

魏禮按反以此為觀禮哉世之以儲偏鳴得意者率是見也

按孔明堂位拊搏玉磬指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注四代虞夏商周也

王元美桑林享君子之樂宋以祀其先公者也即可奏之晉侯乎魯有禘樂用之於賓賓禮

之不中者也而偃
可接以為比乎昔
工歌湛露寘于不
斲焉惜晉侯之無
此臣也

舍以去旌宋人乃卒卒享而還卒終享及著雍晉悼公
音現荀偃士句欲奔請禱焉荀偃士句欲奔走荀偃
荀偃荀偃士句欲奔請禱焉荀偃荀偃士句欲奔請禱焉
荀偃荀偃士句欲奔請禱焉荀偃荀偃士句欲奔請禱焉

補注謂之夷俘會
滅不言以君歸文
不便也陳氏曰國
微見俘不責死社
覆非也昭四年賴
子同

不可荀偃曰我辭禮矣言我辭彼則以之以用
宋則猶有鬼神鬼神猶知於彼加之言自當加晉侯有
間差也以偏陽子歸獻于武宮武公之

經世鈔無故滅入
國而以為礼乎小
國却賞此一礼字
不起獻公修虞祀
職貢于王此奉
妣祀使周內史選
族嗣皆是一樣舉
彭春秋時每多此

使周內史選其族嗣周內史掌爵祿廢置者使選偏
內史示命納諸霍人霍晉邑令居於霍禮也故曰禮也
師歸魯師自孟獻子以秦董父為右孟獻子嘉董父

一班假道學而左
氏每用如此糊塗
贊嘆

生秦丕茲董父生子事仲尼言二父以力相尚子
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鄭公孫輒師于訾母楚

為礼諸家辨駁已
備皆不復論
魏禮按此等收結
史記韓文多祖之
魏世儼亦與前郊
人紀事相應

屯軍於宋訾母之鄭公孫輒庚午圍宋楚鄭同門于桐門不成
攻其城門桐晉荀偃伐秦釋經書晉師報其侵也

家語七十二弟子
解秦尚魯人字不
茲少孔子四歲其
父董父與孔子父
叔梁紇俱以力聞
按注二父謂秦董
父與叔梁紇也孔
疏萬崇二板二父
作董父德相高作
德相尚因投其他

鄭子展曰公孫必伐衛言必以不然若不是不與
楚也是不專心得罪於晉既有二心而又得罪於楚

叔梁紇俱以力聞
按注二父謂秦董
父與叔梁紇也孔
疏萬崇二板二父
作董父德相高作
德相尚因投其他

矣言鄭師數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言若得罪於必
亡必有滅病不猶愈於亡乎雖出師疲病不猶諸大

數本皆作二父作德相高果是疏本寫誤也自上文孟氏之臣秦董父至以出門者三十四字即二父以九相尚之徵也湯睡菴偪陽楚與晉滅之以與宋則楚連鄭師以伐宋勢也乃晉不宋是救而願伐秦以報私怨豈所以霸哉按北如丘陵下人所謂兆廣者也故主寇喪雄若兆豐則御寇者喪雄矣從墨圻大曰兆廣吉岐出圻綱曰兆豐凶豐音問

夫皆以為然鄭之諸大夫皆以故鄭皇耳帥師侵衛

皇耳皇耳子楚令也亦兼受楚之勅命也孫文子卜追之衛孫

鄭師追獻兆於定姜獻下兆於姜氏問繇姜氏即定姜問上兆之繇

辭音曹曰兆如山陵言繇辭曰兆如山陵之多有夫出征有大夫

而喪其雄雄大夫之象而喪失其大夫姜氏曰征者

喪雄言出征之夫喪失其雄禦寇之利也此禦寇者之所利也大夫圖之

言大夫其衛人追之衛人從姜氏之孫蒯獲鄭皇耳

于大丘蒯孫林父子獲鄭皇耳于衛大丘之地○錄秋七月楚子囊鄭

子耳伐我西鄙於魯無所取諱而還圍蕭楚鄭之師

圍宋之蕭邑蕭邑八月丙寅克之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鄭子

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魯孟獻鄭其有災乎言鄭其有災禍乎師競

已甚競爭競也言鄭師伐魯圍周猶不堪競周為天

堪爭况鄭乎况鄭為有災若有災禍其執政之三士乎鄭

公幼少子駟子國子耳秉政故知三士任其禍也為下盜殺三大夫傳

之有事也苦人間諸侯有討故伐我東鄙故伐魯

諸侯伐鄭悼公一駕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齊

行使太子光先悼公一駕故長於滕太子宜賓之以上卿今晉

上故傳從而釋悼公一駕已酉師于牛首諸侯伐鄭之師屯于鄭牛首之地

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先時鄭執政子駟與鄭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

師將禦諸侯而黜其車尉止獲尉止

師牛首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

按征者喪雄指鄭而言即衛之利也補注伐我無不書之法陳氏繫謂不悉書非也楚鄭志在圍蕭以退為進非實伐魯故史不書

鍾伯敬太子宜賓以上卿晉以齊先至之故令在滕侯上此何禮也補注長於滕傳言序諸侯不同皆出伯主之意

汪道昆子駟子國
子耳俱穆公子同
執政
伊偃以典禮繩入
則人無怨尉止車
過制而黜損之可
也獲弗使獻是橫
逆之施矣子駟之
死其亦宜也尉止
居下不遜以身殉
匹夫之忿亦無足
取
穆文熙黜車侵田
鄭之執政橫甚不
至殺身不已未必
皆殺之者罪也
李卓吾子孔知難
不告雖得暫免然
其後以為政之專
至使國人併以西

囚之 又與之爭子駟又與尉 子駟抑尉止子駟強裁

曰爾車非禮也言尉止車猶 遂弗使獻遂弗使尉止

初子駟為田洫洫田畔溝也先時子駟為田 司氏堵

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子駟侵四族之田以為田

堵音者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故尉止司氏堵氏侯

國羣不快因公子之徒因八年子駟所殺子狐 以作

亂以作禍亂 於是子駟當國攝君 子國為司馬主邦

子耳為司空主邦 子孔為司徒主邦 冬十月戊辰尉

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五人帥賊 晨

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早晨攻鄭執政 殺子駟公子 子

國公子 子耳公孫 劫鄭伯以如北宮既殺二大夫遂

北子孔知之子孔公子嘉也知難 故不死故子孔不

九年殺公書曰盜言無大夫焉皆士也大夫謂

卿止齊陳先生云鄭之失政甚矣書盜自此始子西聞盜子西即公孫夏子

不做而出不做戒守 尸而追盜先臨尸而 盜入於北

宮盜劫鄭伯 乃歸授甲子西乃歸授 臣妾多逃其家

妾多有器用多喪其家之器用 子產聞盜子產子國

賊為門者致守 龙羣司龙具眾官 閉府庫封閉府

慎閉藏慎謹閉 完守備完全守禦 成列而後出行

既成而兵車十七乘一千二百七十 尸而攻盜於北

後敢出五人 乘去聲

左傳評林卷三十四 之六

宮之難討之而戮
其身分其室則其
禍愈慘矣奚取其
一時之利哉
陳傅良無大夫傳
釋書盜例

穆文熙子產倉卒
聞盜即有區畫所
以能安國走眾終
知政也
魏禧子產能人子
西亦至性人子

得失人擇所自處耳然成列後出將以得盜也虓群司閉府庫情不三恭乎

宮既臨戶而攻子驕帥國人助之子驕即公孫董帥國人助子產攻盜

殺尉止子師僕殺為盜首者二人盜衆盡死盜衆盡死無得免者侯晉

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侯晉堵女父司臣皆為盜首者尉翩

尉止子司齊司臣子也子孔當國攝君事為載書為盟而以位

序使諸大夫各以職位為次序聽政辟辟法也使皆聽執政之法

大夫諸司門子弗順鄭之大夫與諸有司及卿之適子曰門子者皆不肯順從將

誅之子孔欲誅不順者子產止之子產止子孔勿加誅請為之焚書

既止子孔又勸令燒除載書為去聲子孔不可許焚書曰為書以定

國言為載書以安定鄭國衆怒而焚之衆怒而焚其書是衆為政也是衆

共執鄭國不亦難乎國不亦難以至治乎子產曰衆怒難犯言

之所怒不專欲難成一已之所欲合二難以安國

危之道也危亡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不如焚書

子得所欲子謂子孔得其所欲為政衆亦得安鄭國之衆亦得其所

安不亦可乎言其可也專欲無成專一己之欲不能成功犯衆興禍

犯衆人之怒必興禍難子必從之子必從衆乃焚書於倉門之

外倉門之外欲使遠近見所燒衆而後定衆見焚書始得安定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諸侯二年已城虎牢鄭服而還之今鄭不服故

脩虎牢之晉師城梧及制梧制皆鄭舊地晉師城之欲以偏鄭也士魴

魏絳戍之晉使士魴魏絳戍梧及制書曰戍鄭虎牢經書非鄭地也

故曰非鄭地言將歸焉以見晉志將歸于鄭鄭

汪道昆門子卿之適子將代父當門者

經世鈔衆怒八字是經國大體

汪道昆子產請焚書所以能安鄭人易子犯不然亂猶未已也王元美光武之燒文書以安反側亦得此意經世鈔不獨焚之而已

魏舊處變定亂之道不可豫執然熟玩焚書倉門及范宣子禦藥盈二事作用不同處皆是大有力量入知此思過半矣

嚴啓隆梧與制皆虎牢之旁邑城之所以翼虎牢其事細故史不書

及晉平鄭見晉舍成○楚子囊救鄭即公十一月諸

侯之師還鄭而南還繞也諸侯之至於陽陵至於鄭

楚師不退楚子囊不肯退師知武子欲退荀營欲曰今我逃

楚言今我逃楚必驕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驕則不

可以與戰矣楚言逃避樂廩曰逃楚言逃避晉之恥也晉國之恥合諸

侯以益恥益晉國之恥不如死不如死我將獨進言

將以偏師遂進晉師已亥與楚師夾潁而軍楚師與

潁水而軍潁音穎子蟠曰公孫諸侯既有成行言諸侯之師

志必不戰矣必不復有從之將退從猶服也言鄭若

不從亦退言鄭不服晉諸退既退楚必圍我楚見晉

圍鄭猶將退也晉雖見楚圍鄭不如從楚不如亦

退之亦以宵涉潁鄭人從子蟠之謀與楚人盟夜與

畏晉知之樂廩欲伐鄭師樂廩欲伐鄭荀營不可荀營不

師曰我實不能禦楚言我實不能禦又不能庇鄭又

能庇覆鄭鄭人何不如致怨焉而還怨於鄭

為後伐之今伐鄭人楚必救之楚必救戰而

不克若交戰而為諸侯笑是為諸侯克不可命難要

不可命侯之師不如還也侯之師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

比鄙而歸諸侯之師再還侵鄭楚人亦還鄭服故楚

○附錄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爭執周政王右伯輿

滙參還亦作環戶
關反陽陵今在河
南開封府許州西
北

滙參還亦作環戶
關反陽陵今在河
南開封府許州西
北

滙參還亦作環戶
關反陽陵今在河
南開封府許州西
北

經世鈔亦似是而
非之言
滙參言同一將退
也此句帶起下句
林注楚見晉退必
來圍鄭晉雖見楚
圍鄭猶將退師而
去諸氣連上文便
次明

經世鈔亦似是而
非之言
滙參言同一將退
也此句帶起下句
林注楚見晉退必
來圍鄭晉雖見楚
圍鄭猶將退師而
去諸氣連上文便
次明

經世鈔亦似是而
非之言
滙參言同一將退
也此句帶起下句
林注楚見晉退必
來圍鄭晉雖見楚
圍鄭猶將退師而
去諸氣連上文便
次明

如此

汪道昆辭令妙品

右伯與字法賜之

辛旄句字法句法

唯大國圖之以下

神品

王元美卿士爭政

天子已不能官人

矣又不能自決而

待諸侯之卿聽之

其將為弁髦乎

孫鑣訟必有正題

目乃却止迷間爭

語蓋亦辭窮

按重盟必用赤牛

角正者

穆文熙其言直而

有理所以能屈王

右助王叔陳生怒而出奔王叔陳生以王不助及河

也王叔陳生以王不助及河

欲奔王復之靈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王殺史狡以說

音悅又王叔不肯入周遂處之遂處王叔晉侯使士匄

平王室晉悼使士匄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陳生與

直王叔之宰宰家與伯輿之大夫瑕禽瑕禽伯輿坐

獄於王庭獄訟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士匄聽

之士匄聽兩王叔之宰曰箒門閨竇之人箒門柴門

為小戶上銳下方狀如圭也言伯輿而皆陵其上皆

微賤之家○箒音必閨音圭竇音豆而皆陵其上皆

陵犯其其難為上矣亦為上之人瑕禽曰昔平王東遷

昔周平王吾七姓從王時大臣從者有七姓伯輿之

東遷洛陽祖蓋在其中○從去聲又如

案牲用備具主為王備犧王賴之王恃而賜之駢旄

之盟乃賜七姓以駢旄之盟使世守其職駢旄赤牛

及旄也舉駢旄者言得王重盟不以犬雞○駢息營

音毛曰載書世世無失職言世世子孫若箒門閨竇

言我若柴門壁其能來東底乎底至也何能來東至

竇貧賤之家於洛陽○底音占

且王何賴焉且王何恃其用今自王叔之相也今自

陳生輔相周室而與之為盟耶今自王叔之相也今自

○相去聲下同政以賄成隨財賄之多而刑放於寵

視寵臣之厚師二千五百人之師旅五不

薄以專其刑官之師旅師二千五百人之師旅五不

勝其富師旅之長皆受賂不吾能無箒門閨竇乎言

叔之屬富勝其富○勝平聲

唯大國圖之唯晉之大國下而無直在下

故使吾貧實圖議之下而無直在下

求直則何謂正矣正者不失范宣子曰即士天子所

之地下之直范宣子曰即士天子所

正傳平水卷三十四

九

增補合注人有左
右便而左不便
故以所助者為右
不助者為左
孫鑣此所合契想
孫爭政實事
補注傳見周衰至
使晉大夫聽王卿
士之訟
襄經十一年
孫覺蓋三桓欲弱
公室疆移家不量
其力之可否而頓
作一軍春秋以為
亂王制端民力書
曰作三軍也
高閔魯不當郊郊
非禮也今不郊者
非知其非禮故地
乃不從故耳直

○此志三家
公室之始
夏四月四上郊不從乃不郊
鄭
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
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此悼公三
駕之
○秋七月巳未同盟于亳城北
亳城鄭地伐鄭
而書同盟鄭與

○此志三家
公室之始
夏四月四上郊不從乃不郊
鄭
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
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此悼公三
駕之
○秋七月巳未同盟于亳城北
亳城鄭地伐鄭
而書同盟鄭與

○此志三家
公室之始
夏四月四上郊不從乃不郊
鄭
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
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此悼公三
駕之
○秋七月巳未同盟于亳城北
亳城鄭地伐鄭
而書同盟鄭與

○此志三家
公室之始
夏四月四上郊不從乃不郊
鄭
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
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此悼公三
駕之
○秋七月巳未同盟于亳城北
亳城鄭地伐鄭
而書同盟鄭與

○此志三家
公室之始
夏四月四上郊不從乃不郊
鄭
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
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此悼公三
駕之
○秋七月巳未同盟于亳城北
亳城鄭地伐鄭
而書同盟鄭與

○此志三家
公室之始
夏四月四上郊不從乃不郊
鄭
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
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此悼公三
駕之
○秋七月巳未同盟于亳城北
亳城鄭地伐鄭
而書同盟鄭與

○此志三家
公室之始
夏四月四上郊不從乃不郊
鄭
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
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此悼公三
駕之
○秋七月巳未同盟于亳城北
亳城鄭地伐鄭
而書同盟鄭與

○此志三家
公室之始
夏四月四上郊不從乃不郊
鄭
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
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此悼公三
駕之
○秋七月巳未同盟于亳城北
亳城鄭地伐鄭
而書同盟鄭與

○此志三家
公室之始
夏四月四上郊不從乃不郊
鄭
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
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此悼公三
駕之
○秋七月巳未同盟于亳城北
亳城鄭地伐鄭
而書同盟鄭與

○此志三家
公室之始
夏四月四上郊不從乃不郊
鄭
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
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此悼公三
駕之
○秋七月巳未同盟于亳城北
亳城鄭地伐鄭
而書同盟鄭與

○此志三家
公室之始
夏四月四上郊不從乃不郊
鄭
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
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此悼公三
駕之
○秋七月巳未同盟于亳城北
亳城鄭地伐鄭
而書同盟鄭與

○此志三家
公室之始
夏四月四上郊不從乃不郊
鄭
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
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此悼公三
駕之
○秋七月巳未同盟于亳城北
亳城鄭地伐鄭
而書同盟鄭與

鍾伯敬不能者穆氏知季氏將執魯政必厚自封殖不能分均為三穆文熙魯舊無三軍武子乃創作之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二三其無君自此始矣

子固請之季武子固請穆子曰然則盟諸穆子知季氏將復變易故要乃盟諸僖閔乃共盟於僖宮詛諸五父之衢五父衢道各詛以禍福之言相要也○詛則慮及父音甫正月作三軍以其盟詛三分公室三分魯國而各有其一而三家各三子各毀其乘三家各壞其車乘分以足季氏使其乘之人此言三家分魯之事季武子使其車乘之人以其役邑率其秣邑入者無征入於季氏者不入者倍征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入己故昭五年傳曰季氏盡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孟獻子取其子弟之半為臣蓋四叔孫氏使盡為臣叔孫穆子盡取子不然不舎制軍分民不如是則

使盡為公臣見叔孫之忠下公室也未向單承叔孫氏說言不盡為臣則我不肯舍舊制而作三軍分明與武子相以故後四分取二亦以此恨而認之舊注謂此乃三家盟詛之本言忍非同上若叔孫所取較多于孟氏何以為穆子耶孫鑣三句一氣只何為二字轉下甚勁有力穆文熙此策深哉惡宋以從晉怒晉以辟楚則晉楚皆

作此蓋三家盟詛之本文○舍音捨○鄭人患晉楚之故自八年侵蔡獲燹以來晉楚交伐鄭國至今夫皆曰不從晉言鄭不國幾亡幾近也鄭國幾近於楚弱於晉楚之兵力晉不吾疾也疾急也言晉楚將辟之楚將避逃不敢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言當作何詁而使晉楚弗敢敵楚畏晉強不而後可固與也而後鄭可子展曰與宋為惡言宋常事晉若鄭諸侯必至諸侯必以宋吾從之盟吾乃從諸侯楚師至楚師若吾又從之吾從楚則晉怒甚矣則晉人怒鄭晉能驟來晉能驟數楚將不能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吾乃堅固大夫說

可以無患矣

揚升菴此策果可

便楚不敢進而爭

非正也終不若守

完伏信之為當

孫鑛與上意全同

語亦無天異但以

賂當怒而固與意

見然細玩亦嫌重

若我以下數句似

之鄭大夫皆說使疆場之司惡於宋鄭人乃使守

宋向戌侵鄭宋向戌果大獲大有子展曰師而

伐宋可矣言出師而伐若我伐宋若我以諸侯之伐

我必疾則來伐鄭必急吾乃聽命焉我乃從晉且告

於楚且使往楚師至楚師若吾又與之盟吾又與而

重賂晉師而重行賂乃免矣言如此則可以夏鄭

子展侵宋欲以致諸○四月諸侯伐鄭晉以諸侯已

亥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傳釋齊太子光所以

宋公在門于東門齊宋之師先至于鄭其莫其日之

暮晉荀罃至于西郊晉荀罃以師至于東侵舊許晉

東侵許之舊國鄭新邑也衛孫林父侵其北鄙衛孫林父六月諸

侯會于北林諸侯會于鄭師于向諸侯屯軍于右還

北行而西次于瑣次于瑣次于瑣圍鄭諸侯觀兵于南門

為右還觀示也示兵西濟于濟隧濟隧水名諸侯之鄭人懼

于鄭之南門秋七月同盟于亳鄭人懼鄭服故也亳

北范宣子曰不慎不慎者言晉若不必失諸侯則諸

叛諸侯道敝而無成諸侯數伐鄭罷敝能無貳乎能

心攜貳之乃盟鄭與載書曰以要言載凡我同盟凡我

之諸母蘊年母蘊積年穀而不母壅利而欲專利澤

母保姦保藏奸母留慝母留此慝救災患諸侯之

魏禧十三國伐鄭
盟亳凡歷四月而
後得成前段敘事
極其參差後段盟
辭極其嚴整四寫
諸侯同盟盟誓
見服鄭其難其慎
為蕭魚作引也

人患者恤禍亂諸侯之有禍難同好惡同其好惡○

又去聲獎王室獎助王室或間茲命或有諸侯違間司慎司

盟二司天名山名川山川之名者羣神羣祀鬼神之神也

先王先公先王諸侯之大祖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比也先公諸國始封君也七姓

十二國之祖七姓晉魯衛鄭曹滕姬姓邾姓小邾曹姓宋子姓齊姜姓莒已姓杞妘姓薛任姓

實十三國言明神殛之明神實誅殛之俾失其民使違盟者

隊命隊隕其天命亡氏滅亡其氏族踣其國家踣斃其國家

楚子囊乞旅于秦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

從楚子秦景公使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共王將以伐鄭將伐鄭討其

伯逆之鄭簡公迎楚秦之師丙子伐宋鄭逆服故更伐宋也秦

王元美或間茲命至踣其國家誓書至此極矣未幾子囊師至而即逆之豈不畏明神之殛哉噫春秋之盟律々若此矣

命寧世楚曰乞旅晉曰悉師晉禮鄭囚楚執鄭使極馬晉楚強弱不同晉能驟來二句左叙得亮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此夏伐鄭之諸侯皆復

駕○復浮去鄭人使良霄大宰石奭如楚鄭使石

奭音綽告將服于晉告楚以將曰狐以社稷之故

寡之人以鄭不能懷君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

國社稷之故不能懷君思楚君則武震以攝威之

則以玉帛撫綏晉國不然若其則武震以攝威之

其武師震怒以攝服而威恐之使狐之願也

楚人執之楚人執書曰行人經書執言使人也

人言非使人之罪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所以通命示

整或執殺之皆以為譏地既成而後告故書在蕭魚

下石奭為介故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諸侯之

不書○使去聲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行成于晉甲戌晉趙武入

補注從楚子陳氏曰傳見秦附楚之實

增補合注懷猶服也楚不能與晉爭而怒鄭之從晉故執使

湯睡菴按子駟子國子耳決策從楚

連歲疲於兵力以故子展當國謀欲

從晉亦既知所尚背矣然不即安於

晉必待伐宋以致諸侯之伐而後乃

藉以絕楚是何策哉若悼公駕楚服

鄭之功可謂春秋盛事比於召陵有

先矣

補注盟晉侯外泄盟雖伯主史不書

杜陳說皆非

滙參廣車橫陳之車軌車屯守之車

射礼數射算二算為純一算為奇是

盟鄭伯晉趙武奉晉命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

命出盟晉侯見經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

內赦伐鄭所皆禮而歸之皆加以禮貌納斥候晉鄭各納

斥候不禁侵掠諸侯各止侵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

叔肸即叔向告諸侯公使臧孫紇對襄公使臧武仲對晉叔向曰凡

我同盟凡我同盟小國有罪鄭國有背大國致討師

諸侯而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少有不

俘囚罪人寡君聞命矣言晉之德義如鄭人賂

鮮息淺反寡君聞命矣言晉之德義如鄭人賂

晉侯鄭人納賂以師懼師觸師懼觸皆鄭樂廣

車軌車淳十五乘淳淳耦也廣車軌車皆兵車名廣軌

淳為耦也淳與純通

同上鍾磬相對承

上文當亦二肆也

徐鑄論甚正文則

左氏套語

張國悼公以樂賜

魏絳而魏絳固辭

辭之而復固與之

其於賞功居功之

道皆得之矣君臣

之賢可想哉

俞寧世九命成而

齊桓驕三駕畢而

晉悼忘是後會向

則執政信讒伐秦

則師不用命至衛

甲兵備車乘之中甲凡兵車百乘他兵車及

歌鍾二肆肆列也縣鍾十六為及其鐘磬鐘磬皆

博音女樂二八十六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晉悼公

之功乃以鄭所獻言魏絳教和諸戎狄

樂分其半以賜之言魏絳教和諸戎狄

和在四年以正諸華以正中國八年之中自四年至

年九合諸侯九合諸侯謂五年會戚又會城棣救陳

年會相又伐鄭成虎牢十一年如樂之和諸侯和同如

年同盟于亳城北又會蕭魚如樂之和樂聲之和

無所不諧無所往不請與子樂之請與子共享此樂

辭魏絳辭曰夫和戎狄夫與戎國之福也此晉國之

八年之中九合諸侯並見諸侯無慝諸侯無邪君之

又輔之故此會是悼公盛極而哀之幾安其樂而思其終是此文關紐亦全部春秋關紐

按總領一筆引詩釋安樂引書釋思終前詳後略立言有體

靈也

此晉君之威靈也

二三子之勞也

二三執政之勞效也

臣何力之

有焉

魏絳自言何功之有

抑臣願君

抑語辭抑臣之所願望於晉君

安其樂

事之可樂

樂音洛樂只同

而思其終也

而思其事之攸終也

詩曰舉小雅

樂只君子

言君子有美樂之德

殿天子之邦

殿鎮也天子之邦可以鎮撫

去下

樂只君子

君子有此美樂之德

福祿攸同

宜福祿之同歸也

左右

便蕃數也言遠人相帥來服從

亦是帥從

皆相帥而

從服於

夫樂以安德

樂以導和故可以安和心中之德

義以處之

義者

宜也故可以處

禮以行之

禮者理也故可以順

信以守

信者實也故可慤

之慤以守其所行

仁以厲之

仁者忠厚之至也故

而後可以殿邦國

五德皆備而後可以鎮安邦國

同福祿

同受上

天之福

來遠人

懷來遠方之人

所謂樂也

所謂樂也以德為主非但金石

居安思危

居今日之安思異日之危

思則有備

先事而思則有

備無患

先事而備則憂患自無

敢以此規

敢以此言規正於君

子之教

言魏絳之教

敢不承命

敢不承受教誨之命

抑微子

寡人無以待戎

寡人無以待戎遇接納諸戎

不能濟河

晉有戎患則日虞四竟之

夫賞

夫有功而受賞

國之典也

此國家之典章也

盟府

藏社司盟之府蓋司盟之府有賞功之制

不可廢也

君不可廢而小用臣不可廢而

受于其受之

勉魏絳其受賜樂之賞

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

樂

禮也

禮大夫有功則賜樂故曰禮也

秦庶長

鮑庶長武帥師伐晉

庶長秦爵也鮑武二人名帥師伐晉

以救鄭

晉以弗備見敗及

李于鱗于櫟之戰

魏孔明計擒孟獲然後北窺中原魏絳和無終然後南定諸夏因服鄭而追錄和戎是悼公一生得力處明得此種情勢可以讀古人書矣

李于鱗于櫟之戰晉以弗備見敗及

左傳平水卷三十四

十一

濟河而次又遷延無所救鮑先人晉地庶長鮑之師士魴禦之晉士魴

無功豈蕭魚以後故不書先人晉地而弗設備守之備壬午武濟

少秦師鮑之師少弱而弗設備守之備壬午武濟

士魴禦之晉士魴

補注秦庶長鮑庶長武外微者稱入

左氏學者合二傳為例陳氏不然微

者之師不書凡書

入皆賤故微者有

得書人之義此以

得書為重故微者

得書考之經傳左

氏為是後倣此陳

氏曰秦不加兵於

晉二十年矣經年

范宣伐國重圍邑

輕舉重可以包輕

不足書而今書益

為下事起

經十有二年庚子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台

使士魴來聘

秋九月吳子乘卒

壽夢卒子諸樊

立吳始書卒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公如晉

傳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李武子救

何休時公微弱政

教不行故季孫宿

遂取郟而自益其

邑

趙鵬飛吳楚不書

葬非魯不會也聖

人削之避其號耳

傳十二年

善於持勝

抑楚而聘魯可謂

善於持勝

善於持勝

凌稚隆禮諸侯不

得祖天子大夫不

得祖諸侯魯君僭

而立周廟三家僭

而設公廟左氏遂

目之為禮豈知禮

者哉

者哉

出王同宗於祖廟

若同其所出則臨

同姓於宗廟

同姓諸侯

廟也同族謂同高

祖以下則臨

同族於禰廟

禰廟

臨於其父廟

禰乃禮反

是故魯為諸姬

是故魯

同姓諸侯之喪

臨於周廟

臨於所出

為邢凡蔣茅昨

祭六國皆周公之

支子別封為國

臨於周公之廟

臨

始封君周

冬楚子囊秦庶長

無地伐宋

庶長秦爵

公之廟

冬楚子囊秦庶長

無地伐宋

庶長秦爵

陳廣野鄭不可得名從楚子

而楚始洩忿於宋

師于揚梁

師于宋揚梁之地

以報晉之取鄭也

楚於是無能為矣

伐宋以報晉

師于揚梁

師于宋揚梁之地

對於晏桓子

問對王使

天子求后於諸侯

曰先王之禮辭有之

天子求后於諸侯

天子求后於諸侯

諸侯對曰

天子求后於諸侯

天子求后於諸侯

無所生之女而有女兄弟

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

齊侯許昏

而人

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

齊侯許昏

使陰里結之

陰里周大夫結成也為

公如晉朝

錄秦嬴歸于楚

秦景公妹為楚嬴

楚司馬子庚聘

于秦

子庚即莊王子

為夫人寧

也

禮諸侯夫人父母沒

歸寧使卿故曰禮也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二十四

無寧歲也而左氏以為禮何謬乎按注言嫌魯君晉臣小敵

如晉行朝禮也

且拜士魴之辱

此年夏

禮也

鍾伯敬大國使聘即須自往拜之是

天子求后於諸侯對曰

天子求后於諸侯

天子求后於諸侯

天子求后於諸侯

若正出之女則曰夫婦所生若而人

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

齊侯許昏

無所生之女而有女兄弟

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

齊侯許昏

而人

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

齊侯許昏

使陰里結之

陰里周大夫結成也為

公如晉朝

錄秦嬴歸于楚

秦景公妹為楚嬴

楚司馬子庚聘

于秦

子庚即莊王子

為夫人寧

也

禮諸侯夫人父母沒

歸寧使卿故曰禮也

音出全文春冰詩陽微末去對

先王之禮辭之

心誠率對雖知日勤世

秦嬴韻下致 王夫人 秦嬴韻下致 王夫人 秦嬴韻下致 王夫人



